

○先考如山府君壙志

嗚呼是先考之墓也。謙豈忍誌之哉。嚮者君之獲疾。謙當隨駕東行。君強食曰。君事也。毋以吾故廢汝所職。謙不敢去。君呵責。促使亟行。謙猶留數日以候。見其寢食益安。詢之醫。亦曰。愈矣。乃敢去。達都未二旬。得家信報危篤。卽日告歸。星夜奔七日而至。則見背既十餘日矣。嗟吁。謙生三十餘年。違養之日。曾無幾何。豈意旬日之離。成此終天之憾。雖然。君事所致。可以忍也。君諱正脩。通稱作藏。致仕號如山。本姓增村氏。伊賀產也。少遊江戶。入贅於齋藤氏。因冒其姓。義父諱正親。通稱源藏。號實叟居士。伊豆三島人。其先齋藤筑後守某爲甲斐將。武田氏亡。不知所終。子孫移住三島。世爲土豪。至實叟君產落。來仕我藩邸。推

擇爲吏。君襲之。嚴毅廉直。官長憚之。俸微家貧。數救人急。無德色。一友困乏。請君爲保。借金於人。久之不能還。至子母殆成百金。君縮衣貶食。冬不燒炭。殆二十年。終代償之。少多事。不能從師。然知洛閩之學。有益於人。暇則取其書讀之。以至沒。又夙慕熊澤子爲人。有志於經世。以位卑不得施焉。居常謂謙曰。吾生長郵野。備知小民疾苦。冤抑。嘗欲爲郡吏。救之。而不果。汝異日獲志。勿忘吾今日之言。使謙自幼勤讀書。又學武技。當時士林文武之業不振。至小吏輩。專以書算爲務。皆笑我父子之爲。君弗顧。益勗謙期於有成。及文政初。先公大振學政。擢任謙國校學職。君亦轉國校厨司。並西徙於津。數年。謙累增祿食。陞講官。君曰。兒旣食田祿。而吾又以歲俸傳於家。是私壟斷也。假使入

謂當然。吾獨不耻於心乎。且吾年七十可以休矣。遂辭其俸貳拾陸苞參口糧。養於謙家。尋謙進班上士。侍讀。今公平生家庭之訓得陳列於前。君之志亦少酬矣。君生於寶曆六年丙子十月晦。沒於文政十三年庚寅九月十九日。享年七十五。卜葬於城北四天王寺之後邱。原配齋藤氏。實叟君之女也。先沒。生二子。長一之助。殤。次卽謙也。繼娶松郵氏。無子。謙生二歲失恃。君躬鞠育之。閱閱焉望其成長。既長。親教誨之。擇師就學。使謙之不肖得以有立。嚴父而有慈母之恩。慈親而有嚴師之誼。欲報之德。未能萬一。猶有守其庭訓之言。訣別之旨。倍効力於國。庶幾慰其靈而已。將葬。故舊來吊。私謀謚。或曰。君爲吏。同事者皆貪墨獲罪。君獨皜然不污。不亦清乎。破家濟其友於阨。不亦篤乎。舉世謀利。鐘歎漏盡。夜行未止。君則可休而休。弗戀於利。不亦知止足之分乎。請謚。君曰。蕭篤院知止居士。僉曰。善。謙泣從之。

謙誌先君之墓。既十有七年矣。發篋得其稿讀之。事實頗有遺漏。乃加補正。入之集中。因記先君勸謙勤學。謙遂以文學得進。先君及見之。又嘗戒謙以民事。既沒十餘年。謙拜郡宰。少行其志。先君不及見之。其他遺誠垂訓。多驗於後日。何其神哉。但其爲人貌朴言訥。人不甚奇之。或有知而稱之者。其人亦非顯者。無由薦達。是以終身沈淪下僚。位不稱其德。平生所抱負。一不能行焉。惜哉。弘化丙午九月十九日。當十七回忌辰。不肖謙挾涕重識。

虎山阪井先生

名華字公實
藝蕃教授

○復津明甫書

明甫足下。辱書縷縷數千言。反覆甚備。其意大要責僕之不篤。相信而隨。他人毀譽。蓋僕曾責足下。以言語動作之際。頗有不恭之態。非所以待官長貴人者。而足下未深炤。僕之所以責足下之意。故有此言也。僕與足下相知十年。親與之至。不啻兄弟姻族。豈敢以他人一朝之言。叨為之毀譽乎。僕雖驚下。頗知交友之誼矣。誠以足下事親孝。與人守信。任官處事。莫不皆得其理。獨言語動作。不能無小不恭之態。而不自知其為過耳。我意曰。足下唯不知。故有此過。使之知之。則必速改。故以此相警。而

不意至今不悟也。足下言此小過不足顧。外宜有大過。釋大而言小。非所望故人。以僕為高明磊落。不拘小節。而其言乃瑣屑不相類也。嗚呼。僕於足下。小過猶且言之。況於大過乎。唯無大過。安得而言之。唯有小過。安得而不言之。僕誠不拘小節矣。不拘小節。僕之過也。每欲修而除之。未能而已。今足下不貶以為過。又揚以為美。宜哉。足下之不自知其過也。足下又言俗吏諂諛自售而已。獨不能焉。則不恭之譏。非所恤也。甚矣足下之不自重也。足下之賢於俗吏。非今日也。然其所以賢者。豈以不恭之故乎。俗吏固有諂諛自售者。此勿論已。亦或有謹敕恭儉。達於理。而敏於事者。若槩言俗吏不足論。則其不俗吏者。我未知其可論安在也。且夫恭之與諂。相似而非恭也者。盡于已。諂也。

者徇于_レ人。恭也者期於禮。諂也者趨於利。是故能恭者必不能諂。能諂者必不能恭。雖然諂亦有二端。有內既諂而外亦諂者。使人一見知其為諂。是諂之未巧者也。有內實諂而外如不諂者。使人信其不諂。因進其諂。是諂之巧者也不諂亦有二端。有內既不諂而外亦好表其不諂者。是未能忘于懷也。有內誠不諂而外不復必表其不諂者。是之謂實不諂也。古之實不諂者。莫如孔子。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今足下欲其不諂。而不恤於不恭之譏。亦豈所謂不能忘于懷者乎。毀譽固不足恤矣。然亦有不可不恤者。何則。毀而當矣。我固將改其過。不當矣。我亦將防其失。譽而當矣。我固將加其功。不當矣。我亦將顯其實。是毀與譽。皆我之師友也。詩曰。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此之謂也。古之所謂毀譽不恤者。是有說焉。孔子盡禮。而人譏之以諂。孟子闢道。而人譏之以好辯。是皆無其實。而有其名。如此而恤。非夫也。今吾有其實。而人加之名。安可得而不恤哉。僕向之警足下。其言實出於家翁。家翁之言。又出於某勢家。勢家之出。足下所甚不悅。夫君子於言。貴而可取。貴取焉。賤而可取。賤取焉。我取言焉耳。安知其人之貴賤乎。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詩意豈不曰。貴者固詢之。而雖賤者亦詢之乎。豈曰賤者詢之。而貴者則不詢之乎。足下亦問其言之當否而已。勿問其人之貴賤而已。取言則然。待人則不然。待貴有貴之道。而待賤有賤之道。各有其分。毫不可紊。我觀足下處其間。言語動作。似無甚差別。我故曰。不恭也。田子方。嚴子陵。來世云。賤而人

夫古之足一可以加天也。心苟相知，雖匹其人實可尚矣。然子方之不下車於武侯，而子陵之加足於帝腹，蓋二人之過也。二人者，素行俊偉，多常人不能得而及者。故雖有二者之過，不足為之累耳。誠使子方下車於武侯，子陵不加足於帝腹，則其可尚將愈甚矣。雖然，諸侯至嚴，天子至尊，常人見之不能仰視，而二人者見之如奴隸，其高風偉節，宜哉千載尚之也。故余曾賢子方，又賢子陵，而今又賢足下，唯賢矣。故責於子方以其不下車，責於子陵以其加足帝腹，而責於足下以其不恭於官長，貴人責之者，愛之也。傳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僕雖不能及，尚庶幾焉。足下又言不恭出於矜與夸，而已無有可矜之事，則亦無有有矜之心。因條其事數件，以證不矜之故。而其

實將以諷僕懲其有矜之心。其設意可謂微而切矣。雖然，此數事者，微足下之言，僕豈不自知哉。僕恒嗜酒，飲一斗方醉。凡在朋友，無有能與敵者。既醉而歌，自然諧節，而其態瑰瑛，如玉山將頽者，恐稽中散之後，無復有此妙。是僕之所矜也。又恒好文章，無方無圓，唯氣之主，渾渾流出，不自知其所底止。常謂漢唯一太史遷，唐唯一韓退之，而後寥寥無人。是又僕之所矜也。嗚呼！文章道之餘，而歌酒遊戲，欲之魁也。苟知讀書講道者，莫不恥言之，而僕則矜之。是其為過。豈特一言語動作，小不恭之間哉。傳曰：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僕不能自改其大過，而責於足下，以其小過。足下之不服，宜矣。然僕於此數事，既自知其過，私心自誓，自今之後，不復以此過。故近日既禁

酒將以次及其餘。書曰。維聖無念爲狂。維狂能念爲聖。僕雖大過。旣自知之矣。則後將終無小過。足下雖小過。不自知之矣。則後安保其無大過乎。是所以有向之警也。子明之言。固與余同。正夫之言。似有病焉。言雖有病。意則無病矣。則亦與余同已。不一。

○答藤正夫書

辱書。示以仕進不利。欲遜艸野。此古人高蹈之遺風。而恐非今日之所宜。向粗陳其不可。而今復云云者。想足下亦非不知其不可。特可疑。余之言。或出相慰藉。而實不然焉耳。僕與足下。情如肉骨。喜悲歡戚。一切盡同之。豈敢面前叨作好語。而不顧他日之顛躓哉。鄙意瞻顧。實有見此有可蒞之勢。而彼無可信之

事。故勸足下優遊蒞時也。然不敢明白決言者。以事係公上。進退淹速。有不在我者也。假令僕之父兄子弟。適遇斯事。其告之亦不過如此耳。夫聽者方迫。而言者不決。足下疑之。亦宜矣。雖然。事有徵祥。成與不成。粗可先知。我察今日之事勢。未見其不成之徵。況足下在學。十有二年。天時亦已一周矣。此而不能蒞。欲艸野自棄。豈不惜哉。城中生理固艱矣。要我輩清雅。不欲作卑卑可賤之事。故益見其艱耳。若使之革面變服。制傘編茵。紙裝髹漆。出爲學士。入爲商賈。則城中十里。無適非生理之窟。復何艱之有。若果不忍爲。欲清雅自處。則艸野亦城中而已。况彼一旦心變禮弛。給養不繼。欲去則無資。欲止則非計。前後躓蹶。進退維谷。其窮恐甚於今日矣。傳曰。何必去父母之邦。足下之

仕本為父母。今尊翁已沒矣。則足下之去住。宜聽然無所顧慮。東西南北。唯意所向。然此鄉乃父母之邦。我願足下遲遲而行。已。餘非面不委。華頓首。

○又

辱書。承復夢熊羆。何兄之富於男子也。我新喪一子。孳孳子立。三復書辭。益深悲痛。敗軍之將。不可語以戰勝。況喪明之人。而欲誇之以懸鈴充閭之慶。抑何兄之不情也。兄非不情人也。蓋喜心有餘。而無以自制。則不能不語我。我之與兄。情同肉骨。情厚則禮略。故不敢賀兄。而自言我之不幸。兄亦勿以我為不情也。文章來書有文氣。無敵之實。以氣為主矣。如僕者。疾痛慘怛之餘。氣已衰廢。而文亦隨之。縱令馳驅中原。將復奚為。獨招集

後學。勉勵勵節。下以奉先人之遺意。上以報國恩之萬一。僕今日之意。實如此而已。僕既無子。以諸生為子。所恨豚犬繩繩。可望於成立者甚少。令子駿駒也。雖無兄之託。而僕固欲教而成之。况其託之厚乎。昨見其持尊書來。言語動作。一如巨人。不知兄有何宿德。而生此佳兒。諺曰。鳶生鸚。鸚生鸚。鳶生鸚。不當矣。鸚生鸚。恐或然焉。嗚呼。兄有子如此。如此命也。不如此命也。安命處順。兄無所喜。而我無所悲。自今之後。兄則勉而生子矣。我則勉而教之矣。我年未至四十。佗日幸而有男子。亦託之於兄矣。不宣。

○答醫生平原有的乞交書

向也辱書。言溫而意恭。如欲授僕以賢父兄之任。而自執子弟

之禮者。僕始得之。大駭以爲足下何人。而望於僕以此事也。僕雖幼好學。所事特言語文字之間而已。言語文字之於道。相似而遠。不知足下有何所取於僕而慕之也。凡人之樂於交者。樂其相益以道也。交而無益於道。與不交均已。僕恐足下既交之後。噬臍於無益。是以停不脩答。因循陵遲。遂經三旬矣。今復辱書。見推以滯答之故。其言益溫。而意益恭。方之前書。萬萬有加。僕於是始知足下實有所取於僕而不已也。其如是。僕安可復寡陋自安。而不答見慕之厚乎。足下云。前時好學。頗有志於大道。不幸未就。忽陷賤業。夫醫之爲業。親乎污穢。甘於鄙辱。好惡不能自專。惟招之應。奔走朝夕。不暇寢與食。而始能餬口於歲時之間。足下謂之賤業。當矣。然吾觀世之業醫者。率皆華衣美

服。揚揚道路。肆然自大。莫有能自知其賤者也。若有能自知其賤者。吾不敢謂之常醫。乃足下卽其人歟。足下方有名於醫。而自知其伎之賤。旣自知其伎之賤。則又知吾道之尊。足下至此。可謂賢矣。果非常醫矣。僕夙好文章。刻苦精勵。于今十年。其勤已至。則其技亦巧。故僕於文章不多讓于人也。然心自以爲此。所謂博奕之雄。與醫業無大異也。故不敢以此自大。將求所謂大道者而從之。是以平時於人。雖武夫俗吏諸愚妄人。其言苟有補於道。必取而師焉。况足下之賢。僕豈敢拒之。以狹自益之道乎。乃足下遽見僕之不急於答。比諸孟子待夷子。甚哉足下之不類于言也。夫孟子待夷子。不敢遽焉者。以其人與己異道而已。不自重。則道亦將從而輕也。故辭以病。非實有所病也。將

以重身而尊道。身重而道尊矣。如僕胡然。何者。儒之於醫。事雖不相涉。而道亦無相害。程子曰。事親者。不可以不知醫。是非特不相害。亦將相濟。則僕豈敢試足下以虛僞。而卜其誠否乎。足下有疑於此。幸力匕之暇。顧吾廬而見焉。僕方面而大耳。綵髮而豐下。與人相親。賢愚一心。立談之際。盡吐情實。僕資性如此而已。足下親見其如此。而後始知僕待足下。不以夷子之實也。雖然。如僕實有所病焉。手能持而未能知。取捨足能行而未能擇。趨避目能視而未能分。真僞耳能聽而未能辨。邪正口能言而未能時。語默此五者。皆僕之病也。常欲藥而治之。示諸世醫亦數矣。皆掩耳而走。意足下之賢。非常醫。必將知治之方。僕願與聞其要。不一。

○呈杏坪賴翁書

華頓首。向也辱賜原古編。宜亟趨而謝也。而遷延至今者。鄙意竊以謂。徒亟於趨謝。不如卒業而後謝之為宜。今既卒業矣。則復竊以謂。謝而稱其美。不如叩我心之所疑。以拜其賜也。何則。先生此編。證辭核博。而論理精微。所以排邪說。而表正學者。固當顯於天下。而傳於後世。不待我輩稱美也。抑有所疑而不叩。則既於我心有不盡。而亦將非先生所以賜之之意也。蓋孟子論氣。待公丑之問。而益明。程子之說心。得呂氏之疑。而始詳。我之疑問。適所以發此編之蓋也。邪。請以此為謝矣。天說曰。顯微雖異。其實無間。易曰。顯諸仁。藏諸用。天人之德。莫大於仁也。其體隱微。而顯著之用。已具乎此。故能發育萬物。以陳於上下也。

而彼隱微之禮常藏於用處。愚意繫辭此條對言仁與用以明天地之道。非專稱仁之德也。且仁者以發於外而言。用者以隱於內而言。頗與常義異。故本義曰。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用謂機緘之妙業之本也。今乃以仁稱天人之德。而復以隱與顯為其體用。正文朱義皆未見此義也。獨孔疏之說。道之為體。顯見仁功。潛藏功用。其解用字以常義與尊說同。而對言仁與用以明道之為體。仍同朱義。則亦與尊解異矣。不知尊說何所據也。意尊著此條。汎言顯微無間之理。而非正解繫辭之文。則於理有得焉。不必泥於辭句耶。然此編之所以作者。本以異氏之妄證古言而斥新註也。故明新註之原於古言。以訂其妄。則雖非正解。豈可草草乎。又治教總論曰。上帝降衷。以授其性。民物

得之。各為其極。故衷無不有者也。父子有親。父子之衷也。君臣有義。君臣之衷也。物之受衷也。弗若人遠矣。然亦必有之。因學牛之引重。馬之致遠。水火之潤且燥。各為其衷。愚意衷得以人言。不得以物言。蓋衷中也不偏不倚之名。所以狀性之德也。性之德不偏不倚。故稱之曰中。而非直指性之謂也。性之德。全則得稱中。不全則不得稱中。衆庶固不能全性之德。特其氣稟物欲之所致。而非其本然也。苟能除物欲而變氣質。則皆可以全性之德。故亦得稱中。書曰。上帝降衷于下民。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也。如物則其受性於天也。與人同。而其為德也不同。故虎狼有仁。無義。蜂蟻有義。無仁。所謂不能通貫乎全體。是也。既不能全性之德。而又不能變氣質而克物欲。則中之稱何

由而施乎。是以朱子於中庸首章解性兼言人物。而解中專以人心言之。可觀已。然則謂人物一性則可。謂人物一衷則不可。且所謂牛之引重馬之致遠。水火之潤燥。是氣也。非理也。則亦非衷也。鄙意如此。幸垂批正。以明其疑。何賜如之。

○答賴翁書

辱賜尊報。拜受疾拆。意必有以啓愚蒙。而及反覆考索。不肖之惑滋甚矣。措而弗問。非弟子之道也。唯其爲惑多端。一一叩問。恐更增疑。請就其惑之最大者質之矣。尊示曰。顯諸仁。藏諸用。只是一事。顯諸仁。是可見底。藏諸用。是不可見底。仁便是藏諸用。朱說已如此。今對仁與用爲二事。大背本義也。不肖前書以顯藏二句爲對言而已。非以爲二事也。蓋繫辭以仁用二句。明

天地之道。而尊著以爲專稱仁之德。故曰對言仁與用。而非專稱仁德也。然既謂之對言。則亦不可不謂之二事。物固有合而言之者。又有分而言之者。所引朱說顯藏只是一事。猶如言陰陽只是一氣。皆合而言之也。合而言之。顯藏只是一事。而陰陽只是一氣。若分而言之。顯仁藏用之不可不爲二事。亦猶如具陰行。陽之不可不爲二氣。不審亦以爲非二氣耶。所謂仁便是藏諸用。語類唯此一條。疑與尊說同。其他諸說皆與鄙說合矣。曰。顯諸仁。是用底跡。藏諸用。是仁底心。曰。顯諸仁。千頭萬緒。藏諸用。只是一箇物事。曰。顯諸仁。是繼之者。善也。藏諸用。是成之者。性也。曰。顯諸仁。似恕。藏諸用。似忠。曰。顯諸仁。如元亨。是流行處。藏諸用。如利貞。是流行底骨子。曰。有作前後說處。如元亨利

貞之類。有作表裏說處。便是這箇。凡此數說。皆以仁為外。以用為內。以仁為顯。以用為隱。無非對言以明天地之道也。然語類門人所錄。或有未定之說。不如據本義之明確。故前書不敢引他說。獨以本義為問者。為是也。即本義曰。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用謂機緘之妙。業之本也。曰德。曰業。曰發。曰本。其為二事。最章章矣。而旁引中庸首章一體一用。體立用行等註文。以為非有兩事之證。我固不謂非一體一用。又不謂非體立用行。然此特體用之常說。非繫辭正旨也。不言而可。至於所謂雖有天人之別。而體用非有兩事。仁本人德性之名。以入德說天德。乃天人合一之道。最不奉教焉。何則。繫辭明言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言天地與人異也。故程子曰。天地無

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又曰。此天地與人異處。聖人有不能為天之所為處。然則天人合一之道。以說常理則可以說此條之義。則方枘而圓鑿。其不合必矣。尊意以為說彼則此亦明。鄙意則以為說彼而此隨闔矣。若夫用字之與常義異。前條朱說足見其概。而所引橫渠說。一故神。神字用字一樣。最可以見其非體用之用也。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也。故曰。陰陽不測曰神。此用字亦然。包天地生生之機而未發。然發育之妙。活在其中。故曰。用。所謂機緘之妙是也。其不謂神而謂用。示其所藏有事物事也。此一句。用蔡清說。故曰。難說。若以體用之用。何難說之有。雖然天下之物。無非體用者。若以體用言之。顯諸仁。即用以藏諸用。即體也。亦不假他說而證之。即本義言。仁者德之發。用者

業之本仁曰發。用曰本。卽向之表裏說者。而表裏旣體用也。旣體用矣。固一源也。固非有二物也。然此亦常理也。則凡經中所。有費隱中和博約本末。皆可以爲一源之證。何必主引此條乎。尊示又曰。我所謂人物得衷。就其稟受之初爲言也。其所得雖。有多少之不同。無非天理之正。所謂一物得一無妄。一物各具。一太極是也。非謂未發已發。及學脩全備之中也。不肖前書。固。不專謂學脩之中。亦就稟受之初而言之也。稟受之初已異。而。稟受之後亦異。故曰。中之稱。無所施也。今尊書專就稟受之初。言之。請我亦就稟受之初解之矣。稟受之初。人與物不同。人者。稟受順正。而形性共全。尊著所謂惟人聚中和之氣。而具中和。之德是也。如物者。稟受偏倚。而形性共不全。虎狼父子。是偏於

仁也。蜂蟻君臣。是偏於義也。故中得以人稱。不得以物稱也。唯。天之所降。同是一理。無差於人與物。於人得稱中。則於物亦似。可得稱。然古人未嘗以物稱中者。無他焉。中者不偏不倚之名。所以狀性之德。而非直指乎性之謂也。譬之手足之執履性也。其恭重德也。天旣同賦人物。以執履之性。則宜同其恭重之德。然執履人物得同稱。而未聞恭重同稱也。仁義禮智者。執履也。中者恭重也。故謂人物一性則可。謂人物一中則不可。旣是一性矣。故曰。萬物一無妄。曰。萬物一太極。蓋性之理本無妄。而其體則太極也。故曰。一也。視其性之一。因謂其德亦一。猶如視貓。狗之執履。因謂之恭重也。故執履無人物之差。而恭重唯人得。稱之。性之理無人物之異。而中之德。唯人得稱之。且尊著旣就

稟受之初爲言。則有生之後。非所以爲證。今乃引牛之引馬之致。水火之濕燥。各爲其中。夫牛馬之偏於引致。水火之偏於濕燥。皆氣之所爲。而非所以論性之理也。故曰。皆氣也。非理也。則亦非中也。夫理氣之不容離。猶如寒熱之不離水火。故曰。天下未有無理之氣。而未有無氣之理。不肖雖淺膚。寧不辯此義乎。竊謂尊著方論中。以性之理。而以見於氣者爲言。恐不免所謂認氣爲理之弊。故曰。氣也。非理也。非謂有氣而無理也。雖然。不容離之物。而離而言之。言誠有病矣。然古人立言。亦有如此者。朱子曰。陰陽是氣。不是道。程子曰。陰陽氣也。不可謂道。夫道不外乎陰陽。而理之與道。則一矣。而云云如此者。蓋以理氣不可相離。而混合之。則亦不可也。所喻鳶飛魚躍。亦氣也。其飛必有

所以飛者。而躍必有所以躍者。是理也。故理不外乎飛躍。而謂飛躍卽理。則器與道一矣。不知尊意直指飛躍爲理耶。要而言之。尊意以顯藏爲仁之體用。而鄙意則以仁與用爲天地之道。尊意以人物同爲一中。而鄙意則限之以人。大旨如此而已。無用於紛紛枝葉之言。請舉一二要語見教。幸甚。

○與加藤君緒書

華頓首。藤生事濟矣。君緒推轂多年。難而始成。想必大喜焉。近年學風衰替。日甚一日。世豈少好學之士。以官不賞其人。往往變節以徇時風也。已。生之拔擢。人頗知所激。則我輩之喜。豈獨爲生一人哉。聞之伯成云。君緒頗以華之漫於謝辭爲言。蓋生之事。華實託君緒以周旋之勞。勞而無報。遷延半歲。其爲言亦

宜矣。嗚呼。當其事之未濟。則屬託恐後。而及濟。則漫焉忘其勞。是世間輕薄者之所為。而君緒以為華。亦未免於此邪。華雖鰲下。讀書知耻。輕薄之行。死不能為。誠以我之與君緒。至親如貫。權欣憂戚。一切同情。生之得濟。我固喜之。君緒亦喜之。不必遽作之謝辭。以學俗吏之常禮也。莊周有言。蹶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鰲。兄則嫗。大親則已矣。華亦恃君緒之親而已。豈敢忘其勞哉。且華之託生。雖云為生。乃所以為國家也。君緒之薦生。雖云為華。亦所以為國家也。是以華不敢以屬託之故。望報於生。而君緒乃欲以周旋之故。求謝於華邪。雖然。生之拔擢。君緒實有勞焉。其德於我亦大矣。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君緒既為我之德。我亦將為君緒之德。而區區小禮。非所以為報。孟子曰。責

善朋友之道也。自今之後。我於君緒。心謂不可者。言而無遺。使君緒之學之明者。益明。行之修者。益脩。以盡朋友責善之義。是我之所以為報。而此書即其一也。不知君緒以為如何。

○與人書

僕有一事。甚欲與足下言之。言之恐招足下之怒矣。不言非朋友之道也。我性率直。寧招足下之怒。而不能負朋友之道。請言焉。所謂一事。非他也。足下之好釣也。僕每聞他人話足下好釣。心甚惡之。未嘗不嘔吐也。夫釣非可惡之事也。古之高節。如呂望。嚴光之徒。皆託此以遯焉。乃今惡於足下。如此者。何也。非惡於釣魚也。惡於釣而近利也。釣魚之利。僅少矣。亦可以資家計。故貪利之士。往往好焉。况近日物價騰躍。尺魚如璧。求之於市。

不若求之於海。腰橫短刀。頭戴破笠。垂綸半日。追逐漁師。而朝夕之厨。常有潑刺之聲焉。或時有奇獲。斥賣諸市。一二紅鱗。化為千百青銅。而渭濱之風。富春之興。索然盡矣。乃足下最好之。而其技之巧。亦有漁師不能及者。僕之所以甚惡焉者。蓋是也。然是釣之小者也。又有大者焉。以米穀為餌。以棉襪為綸。以金銀為鉤。以狙獠為徒。日夜焦心。伺候晴雨。一獲所得。黃白充棟。一脫所失。破家覆產。其得其失。間不容息。朝為綺陶。夕為丐夫。是其為事至鄙。為心至險。雖乃商賈焉。少有識趣者。皆耻而弗為。況於學士君子乎。聞足下頗與其徒交。又頗預其議。是必傳者之妄矣。雖然。曾記釣徒之言云。釣鯊不如釣鰻之樂。釣鰻不如釣鱸之樂。蓋其獲愈大。而其樂愈深。則凡好於釣魚者。安保

不移其樂於彼黃且白者乎。要之釣小釣大。皆利之主矣。足下讀書。知義理。而家又不甚貧。若果有此事。有何顏立於士友之間哉。我言激切。固知足下之怒矣。然是朋友之道也。華頓首不具。

○答岸本生書

辱書。深以令子見囑。辭旨懇惻。字字淚言。言血。雖未知足下之面。而心可知矣。聞足下頗好世俗所謂心學者。心學我所不知也。聞之於人。其源出於陽明王氏。王氏之學。其是非得失。姑舍是矣。要之持守簡約。專求諸心。與夫世儒浮夸輕靡。大言無實者。固異日而言也。足下之好心學。殆亦以此也邪。僕雖幼好學。而汎濫於詞章。而從事於訓詁。其於心性。毫無所得。近日深悟

其非。猛然奮勵。欲以盡除舊習。而致諸躬行。故亦有取於王氏焉。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既如此矣。故平居於人。苟有志於躬行焉。雖愚菴不智。目無隻字者。亦不愧交而友之。況於讀書知義理者乎。又况於好所謂心學。如足下者乎。子夏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足下之於我。可謂敬而有禮。從今之後。足下我之兄弟也。則令子我之子弟也。雖無足下之囑。僕安可他人自視。而不力教誨哉。但令子俊才有志氣。其必成立也。不必假僕之教誨耳。足下幼失怙恃。獨期子孫之成立。乃自以為不幸之大。如僕則正反是矣。年過三十。猶受父母之養。而至今未有一子。其為不幸。孰大於足下。而不自知其不幸。蓋以四海皆兄弟也。則皆子弟也。令子臨去求書。草

卒走筆。言無次第。

○與小竹篠翁書

月性來。示七家詩鈔序。伏讀一過。鄙意甚不喜於其求售之言。置而不言。非事長者之道也。夫書賈之印行我輩文字。孰不出於求售。但其書有中售。有不中。故書賈之求有得。有不得。然則售與不售。在其書。求與不求。在書賈。在其書者。我當深計其不可。以為從違。無徒災梨棗也。在書賈者。我何知焉。不問而可。墨香之此舉。固求售也。其乞序於長者。亦求售也。長者誠惡於是。不如勿序。序之當不復言其求售。且墨香之印行六家也。長者已自撰詩而授之。及不肖如僕者。亦見慙慙。是長者不以其舉為不可也。及今印行七家。乃言其求售。以為非士君子之所

喜言。彼固非士君子也。實求售也。又何病於其名。顧言之之人。乃士君子也。則求售之事。非其所知。則不如不問。不問。正是。不喜言也。諺曰。呼乞兒。不以乞兒。況墨香。雖商賈矣。聞其頗知讀書詠詩。又非乞兒比也。然長者之作此言。吾知其意矣。蓋此集。既不盡天下詩人。其脫於選者。不能無不平之心。或將毀此舉。以其射利。而并及集中人。長者有見於此。故先自發端。欲以塞其口耳。其所以賤墨香者。乃所以慰天下詩人之心也。此等周旋。在長者爲最得意處。在僕爲最不喜處。何也。方今天下詩人。亦可知矣。所謂耆宿先生。固有某也。所謂少壯俊傑。亦有某也。但耆宿已有集梓行。而少壯行將上此集。又何不平之有。而慰之乎。其餘汎汎之徒。而脫於選。非選者脫之也。彼自脫也。其毀

譽何恤焉。由是言之。此集雖不盡天下詩人。而天下詩人亦不多外於此集。益以見不必賤墨香。以其求售也。然此序亦難爲焉。長者已列在集中。若賞此舉。是自賞也。賤之則如彼。賞之則如此。故鄙意此序不欲長者執筆。果不得乎已。欲盡除所謂求售者。而獨以東西古今相爲終始。鄙意如此。幸賜示教。若夫行文之佳。與字句增損。後藤氏之批評盡矣。華頓首再拜。

○仁賢天皇論

聖人之所以嚴於名分者。未有名分亂而天下不亂者也。仁賢之讓顯宗。其亂名分大矣。而天下不亂焉者。特賴當時人心之淳朴。而後世上下相奪。嫡庶相爭。以致亂亡者。未必不仁賢作之俑也。嗚呼。此儒者守正之常議。而非所以論仁賢也。凡論人。

心察其心與跡。察於心而不察於跡。則徐偃之得民。可以擬於太王之仁。察於跡而不察於心。則子噲之讓位。可以比於堯舜之義。雖然。心之善而跡之不善。不害爲君子。跡之善而心之不善。是後世小人之所以徼倖濟私也。我深察仁賢之心。而後見其至公無我。非後世之所望也。何則。嫡庶兄弟之不可亂。三尺豎子且知之。而孰謂仁賢之賢而不之知哉。蓋其心以爲我之至是。初非吾心。負心而苟立。雖死不忍爲。是以泣涕不敢從也。夫以天子之至貴。與天下之至富。已又爲當立之人焉。然不敢一毫負心而苟爲也。推是心也。凡天下一切之利欲。可以動人心者。皆不足以芥蒂其中也。誠使天下之爲君臣者。皆存是心。則寧有上下相奪之亂哉。爲兄弟者。皆存是心。則寧有嫡庶相

爭之禍哉。則名分不待於嚴。而天下自不犯於名分矣。馬有裨者。而鞭策始疾。牛有觸者。而楅衡始急。人有爭奪之心。而名分始嚴。名分之嚴。聖人之不得已也。由是觀之。仁賢之跡。則害於名分矣。如其心則可以裨於名分矣。嗟乎。後世上下相奪。嫡庶相爭。以致亂亡者。豈皆不知名分之嚴哉。利欲充溢於內。而名分孤行於外。宜矣。其不相勝也。我之所以恕於仁賢者。亦豈得已也哉。

○中臣鎌足論

世稱鎌足學周孔之道於南淵先生。蓋託言以圖入鹿而已。非實學周孔之道也。余以爲凡託言者。亦必有其實。而後可以託其名。而人始不疑矣。石錯之謀。州吁也。託於致仕。劉裕之圖。桓

立也。託於遊獵。蓋石錯實老。而劉裕本好獵也。錄足之學。周孔之道。亦豈徒託其名云乎。我觀其誅入鹿。大義至忠。暴白天下者。固已合於周孔之道。而密謀秘計。亦施得其宜。縱令周孔處之。亦不過如此而已。蓋其平素所存。有得於周孔之道。故臨大事而所發如此。其後佐天智帝。興學校。制律令。以基王室之盛。使我邦文物風化。直軼漢唐。比隆三代。皆錄足之力也。其不盡如周孔之教者。時運爲然。蓋夏之禮至殷而備。殷之禮又至周而備焉。制度文爲。固非一世之所能定。況在我邦草創未靖之時。非可責備於一人也。要之天下艾安。四方無虞。天子垂拱。兆民賴之。是豈非周孔之道之實也哉。自古立大功者。多不能克其終。故曰。非功之難。保功是難。今錄足既有不世之勳。而天智亦非坦懷不忌之主。其誅石川麻呂。可觀已。而錄足能以功名終始。不見有毫髮之嫌隙。非得於周孔之道。豈能至此哉。然錄足未嘗一言稱述周公孔子。既得其實。不必事其名。亦非所謂至道無言者邪。後世君子。談治必言周公。論教必言孔子。至其所爲之實。則未嘗一遵周公之道。王安石輩是已。安石之與錄足。固不同日語矣。如其才則亦有大過于人者。而其所以失者。徒好其名。而不能好其實也。蓋後世人心日卑。無有能以道自任者。雖名託周孔。其心未嘗以其實爲可行於今也。今錄足學周孔之道。而其成功之偉如此。使周孔之道不爲虛器空文。由是觀之。錄足之學。周孔之道。非託言也。實也。

○平相國論

治者常也。亂者非常也。善者性也。不善者非性也。是故居亂而思治者有之矣。未有居治而思亂者也。爲不善而耻者有之矣。未有爲善而耻者也。然自古治世恒少。而亂世恒多。善人恒少。而不善人恒多。於是乎苟卿之徒曰。不善性也。其善詐也。噫。何其不思之甚也。天下固多父子相賊者矣。然父子之道不以此而廢也。多君臣相害者矣。然君臣之義不以此而滅也。夫其所以不廢不滅者。孰教而孰使之也。王莽能移漢祚。而不能使父老不墮淚於司隸威儀。祿山能傾唐室。而不能使子弟不慟哭於梨園管絃。而寧殖賈充。皆自愧於身後之名矣。故觀治於治世。未可知其果爲常。觀治於亂世。而後可以知其爲常也。觀善於善人。未可知其果爲性。觀善於不善人。而後可以知其爲性。

也是以其治愈失。而其思愈甚。其善愈喪。而其耻愈深。我請假平相國以證之矣。天下之亂。極於保元治承之際。子弑其父者有之。臣弑其君者亦有之。舉天下之人。不夷狄禽獸者幾希。而其尤無道者莫平相國若也。執天子而君臣失其義。殺叔父而父子失其道。其它淫暴肆虐。千百年所絕無而僅有者。相國盡具諸其一身。我意相國之於不善。宜如飢者之甘食。渴者之貪飲。不暇復恤他人毀譽。孰知其不善愈大。而其耻愈甚乎。何以知之。相國旣擅天下。擇京童數十人。巡察畿內。有一言及己者。輒夷其家。周厲王使衛巫監其國人。秦始皇坑儒生於咸陽。無佗。其不善甚於他人。故其耻深於他人也。相國之於厲王始皇。地隔萬里。時曠千歲。而其所爲如合符節。是亦孰教而孰使之。

也。吾是以知其性之不可滅也。夫既有耻於不善之心。則有趨於善之心。心趨於善。而天下之治亦隨之矣。然厲王始皇。皆亂天下。而相國亦終於亂亡者。何也。徒知耻其不善。而不知充其善也。夫心一也。爲善斯心也。爲不善亦斯心也。相國既勇於爲不仁矣。豈不能勇於爲仁乎。既力於爲不義矣。豈不能力於爲義乎。誠令相國一旦翻然自反。知禁之於彼。不如止之於此。引而信之。觸類而長之。天下方苦於其不仁不義矣。豈不樂於其仁義哉。則天下與相國。皆將趨仁義而莫之或禦。寧有不治者哉。雖然是特吾儒聖賢克己之說。固非相國之所知也。假令相國而在。豈能聽而從之。而理則不可誣也。嗚呼。天下之亂。莫甚於保元治承。而尙有向治之道。天下之不善。莫過於平相國。而

尙有趨善之方。況於治且善於此者乎。故余嘗曰。古今無有不可爲之時。天下無有不可教之人。

○梶原景時論

景時之讒義經。史以爲本於檀浦之怨。固然。然亦有所恃也。誰恃也。恃時政也。時政老姦雄傑。以賴朝之親。據軍國之權。其有志天下。蓋非一日也。而平居所忌害。莫義經之甚也。義經智勇無雙。新有大功。而諸將畏服。雖欲除之。其方無得而施也。獨計以爲景時曾與之忿爭。使之惡之。必其所欲。而景時亦以爲時政勢位強盛。可倚以報舊怨。於是風旨微情。不約投合。而讒遂成矣。夫小人之於利害。講之極明。無利於己。雖惡其人。而不敢讒。及其有利。反是。景時卽小人之最者。豈無所恃。而遽讒至親

大功之人。以自失其利哉。袁盎辱趙同於文帝之座。而同不能復讒。盎景時之與義經爭。三軍所齊觀。賴朝亦必聞之。而遽讒之於賴朝。賴朝必以爲報怨而不信矣。且當此之時。賴朝與義經。嫌隙未明。特藏之於意中耳。而景時謗讒一無所避。豈無所恃而能哉。蓋時政與政。日夜媒孽義經之短。顧其奸謀深至。人不能得而覺。而景時狡獪多智。投其機而報其怨。是以深言切譏。而賴朝不疑耳。曰。讒義經。宜恃時政。讒重忠。恃何人手。曰。亦恃時政也。讒義經。未見其實。恃時政。讒重忠。始見其實。恃時政也。何則。時政所最忌。義經也。次莫如重忠。重忠親爲時政之子婿。而勇武出於諸將之上。故讒之以反逆。外如爲賴朝削北條氏之黨者。而實以適時政之心也。當是時。北條氏之勢方熾。

諸將不敢出一語以議其事。意賴朝之聰。或不能無疑於其大盛。而景時獨刺其黨。而弗顧。於是乎見嚮之讒義經者。出忠國家。而非報私怨也。是以賴朝之寵日隆。而時政之計亦始成矣。景時既得賴朝之寵。於是讒虐橫肆。無所不至。是亦小人之常情也。卒之至。諸將連訴。走死道路。而不能復恃時政之勢。蓋時政陰取其用。以成其志。而及其志既成。則不復顧之。以令嚮之使之讒謗者。如己一不相知。此其所以奸謀深至。傑出萬人。而奪賴朝之天下於指顧中也。嗚呼。景時當其得意。陷人也。肆虐可畏。如彼。而及一旦自陷。則橫死可憐。如此。凡恃人而不能自恃者。孰不踏景時之禍哉。

○賈生論

賈生天下士。所言皆切當時務。文帝不能用。徒使後世追用其策。天下皆哀生之不幸。予獨以爲不然。生之所言。將爲一身邪。所願不過富貴之樂。必不至爲他人流涕痛哭。抑將爲國家邪。雖不用於當時。而用於後世。則其有功漢室也。可謂其志達矣。何必出諸其身。見乎其時。而後以爲功哉。自古賢人君子。其言固未必爲當時之用。但其的當事理。兼適時勢。故後世不能得而廢耳。况如生者。當時亦已知其言之善矣。獨不能用而已。則生之不幸。我未見其可哀也。且我嘗以爲生之言。誠切於當時之務矣。然使之得盡行其言。未必無禍其身也。何則。生之所言。皆數十百年天下大弊。高惠以來。因循不能革者。上下耳目。便安爲常。此豈一朝所可遽變哉。賈生雖有超世之才。少年氣銳。

使之得所欲爲。必不能以漸而發。夫以數十百年之弊。而欲一朝變之。是固足以擾天下而禍其身。晁錯是已。晁錯非賈生之倫也。然如其所言。亦未必四切當時之弊。但發之不能以漸。故激吳楚之變。以禍其身耳。然則文帝之不用生。適所以愛生而全其用也。凡人之情。當事未行。唯見其利。而不見其害。及其既行。唯見其害。而不見其利。是以天下知咎景帝之用晁錯。而無稱文帝之不用賈生。知戒晁錯之首難。而無察賈生之免禍。由是觀之。生之不幸。豈非其幸也歟。雖然。此禍福趨避之說。特爲賈生慮其敗耳。君子之事君。苟利國家。死生以之。何遑問其身之幸不幸哉。

○梅居記

林逋之後。不聞愛梅者。非無愛梅者也。無能堪愛梅者也。梅者高潔之花。苟非其人。雖云愛之。適瀆之也。非獨梅爲然。凡花之高潔者皆然。故愛蘭者必如屈原。而後可以愛之。愛菊者必如陶潛。而後可以愛之。宋璟君子也。亦嘗賦梅矣。且不得與逋齒者。以其忠亮有餘。而風韻不足也。而況市井閭閻之人。乃欲與孤山隱士同其嗜好。豈不大謬乎。某賈人也。號其廬曰梅居。蓋亦欲愛梅也。夫賈之爲人。握牙籌。爭錐刀。而梅之爲花。清癯自高。我未知其所以愛之者也。且夫人之愛於花。非曰徒愛之。亦必有所因而愛也。是以屈子之愛於蘭也。以其皎潔孤芳。有忠臣幽愁之狀。陶子之愛於菊也。以其晚節獨秀。有處士隱逸之操。皆愛其似己者也。林逋之於梅。最其能似者。詩曰。惟其有之。

是以似之。唯其似也甚。故其愛之也深。今某之於梅。有何所似。而欲愛之也。雖然。所貴於林逋者。以其心而不以其跡。借令逋居市井閭閻之間。其高潔固將自若也。則市井閭閻之人。若有能存心高潔者。亦可以愛梅而不爲瀆也。不然。古今山林之士。亦多愛梅者。而何獨貴於逋哉。余雖未知某之果足以愛梅邪。否。以其欲愛梅。知其存心之異於世賈也。故爲之記。

○五勝樓記

藝府南七十里。爲音門。兩山對立。海流其間。相傳本爲一山。平相國清盛。疎鑿以通舟楫之利。地有相國碑焉。居民數百家。商漁雜處。其稍富者。皆臨水築樓。以占景致。而今田氏之樓爲最勝。丙戌之秋。主人大明。迎余遊。且屬記。樓在碑北數百步。規制

宏麗。觀望極美。其勝之目有五。曰樓下潮聲。舟直到岸。岸直登樓。憑几而坐。高枕而臥。隱隱之聲。如風雨驟至。疑身未離舟中。日波上晨輝。天曉烟消。上下一碧。旭光流金。亂無定彩。平看飛鳥。俯窺游魚。樂意洋洋。覺憑欄之非我矣。曰檻外帆影。危檣如林。依岸候潮。潮應風發。千帆齊張。有疾者。有徐者。有缺者。有正者。征人歸客。各異其情。而舉在目前。曰松間明月。返照已收。暝烟四合。水風颯然。清寒襲人。仰看前山。一輪如冰。突出松樹間。不覺絕叫稱奇。傾數太白矣。曰浦口漁火。夜深月黑。四顧寂寥。唯見寒影數點。映波明滅。而水禽悲鳴。遠近相答。使人酒醒形靜。悄然有思歸之情。此五者樓之所以得名。而余所親見也。其餘烟雨風雪空濛皎潔之狀。想皆可喜焉。而限以五者。蓋節之。

也。大抵海樓之勝。以空濶無際爲常。而斯樓不然。左右指顧。不出十數里。不費於目。不勞於神。山如假山。水如池水。疑相國之疎鑿。或爲斯樓設斯勝。而不專爲舟楫之利。此其所以爲最勝也。大明好學有騷思。而子丹霞三歲畫竹。書大字皆不負斯樓之勝。

○遊漢辨記

全一山唯松。望之三面峭絕。一面稍夷。可登者熊谷氏古城也。遶山有溪。清深多魚。石堰洩水。潑然如風雨者。橫川也。傍溪有村。簇簇千餘家。商賈輻輳。牛馬如織者。漢辨也。余遊漢辨三。每望古城。未嘗不欲登以觀成敗之跡。而未能也。今茲又遊焉。則亦雨不果。豈古城之靈有所忌。而不欲人之窺其墟邪。當天正

之際熊谷氏虎踞此山威名著一州而能來爲敵者武田光和也。余來時過武田氏古城下見道傍祭大石高如人長問之則曰光和所手投云二將勇力相儔地險相敵勝負相持而今皆亡矣。厚壁深塹火樓重塞所以備要害圖久安者莫不皆廢墜堙夷而樵牧侵而麋鹿栖矣。此固興亡常數。古人譬諸夜且錯行無足恠者也。然要之上下二百年之間而已矣。則安知二百年後不反覆相替如斯哉。余於是大有感焉。漢辨商賈之區得利則喜失利則悲孜孜朝夕唯貨是求誰有與余同其感者哉。夜深雨休星月娟娟乃出戶望古城獨立石堦之上久之。

○棠陰舍記

國家之治莫要於郡職。郡職之務莫重於刑獄。是以明主最慎其撰。非有才有學通達古今者則衆庶往往見病焉。我藝之制郡職上爲郡代次爲代官又其次爲代官屬吏下則村長及保長而齊民矣。屬吏職卑然居上下之樞而握出入之要其舉措從違尤爲一郡利病之所係。我觀今之爲屬吏者率伶俐有才幹其理錢穀課賦役敏捷而善辨可謂能矣。至於刑獄大議死生所存則惘然不知所出是其職之卑固不得乎獨決也。假令得乎獨決亦無能爲。蓋由有才而無學通今而不達古焉耳。故余嘗以謂賤吏無學未必害事唯郡吏不可無學。門人林生好學而旁愛和歌少爲代官屬吏深留心於民事而最重刑獄焉。一日讀詩至甘棠嘆曰甚矣哉。召公之德思其人而愛其樹我雖不能及而心慕焉。於是改其名曰愛樹而園又有棠梨二株。

甚茂。因號其舍曰棠陰。蓋深知刑獄之可重。故深知召公之可慕。同儕或笑之。曰。召公方伯。其德將聖。林生何者。乃欲慕之。余曰。是何足知林生乎。夫位有貴賤。而德各存人。德有聖凡。而希之則是。且屬吏之卑。而知慕召公。況於代官乎。又況於郡代乎。是林生一慕召公。使郡代代官皆慕之。則村長保長亦皆承其德意。而齊民寧有不蒙利者乎。我藝之郡。庶幾復見二南之化矣。嗚呼。學之不適於世務也久。今得林生。我學始有用焉。從今之後。郡有刑獄大議。而善決之者。我不期諸佗人矣。雖然。慕名則易。蹈實則難。若使生徒慕召公。而不能蹈其實。則不獨爲同儕所笑。亦將爲棠梨所笑。可不勉哉。

○浩齋記

余既爲煥卿序九霞樓詩文卷。煥卿又寄書與幣。求其浩齋記。因親寫諸儒銘詩數十篇相示。余諾而未果。煥卿屢使入促之。僧義龍特來者三。余乃謂義龍曰。甚哉煥卿之切於求也。浩齋之義。諸儒盡之矣。無復待於余之言。而煥卿乃求之如此。意者諸儒皆言浩之美。而不言浩之病。皆言煥卿之所以得於浩者。而不言其所以失於浩者。故煥卿之意。有所不充。而欲乞益於余歟。傳有之。美疢藥石。我將言浩之病。以防煥卿之失。庶幾乎充其意矣。然浩之美之非一也。其病亦非一也。我且言其切於煥卿者數端。而餘可類推焉。浩於營築者。必不能守其室也。浩於求索者。必不能蓄其物也。浩於費用者。必不能完其財也。今煥卿既有九霞帶江於樓。而又有浩齋。是非浩於營築者乎。四

方題詠。請令無遺。既盡我邦。并及異域。是非浩於求索者乎。一詩必具一金。一文必具一幣。詩文之無盡。金幣隨之。是非浩於費用者乎。且以人言之。晉有殷浩。清言名理。世以擬管樂。而浮夸無用。終以憂死。魏有崔浩。才謀淵博。自比子房。而矜能沽直。竟取族滅之禍。二子亦一時之傑矣。其所以失者。皆好名而遺實也。今煥卿所業者賈也。而所嗜好者皆士大夫之事。豈得無好名之失乎。凡此數者。皆浩之病。而煥卿所宜自警也。我將以此爲記。可乎。義龍曰。君之言亦甚矣。煥卿之家。儉素相承。所謂二樓一齋。皆樸質不雕飾。而煥卿尤清虛寡慾。獨不能忘懷於詩文之求。而其所費亦未必至傾家貲也。君嚮作序。亦稱其奇特。所云詩文有樂於前。而貨財無憂之後者。可謂最得其實。而爲記。

○晚靜廬記

友人石井明卿。號其廬曰晚靜。靜何必於時。而限之以晚。晚其獨靜。而餘時或不然邪。抑餘時雖皆靜。而不如晚之最靜邪。然人之動靜。朝最靜。午次之。晚則多事矣。况明卿之廬。鄰於社而接於寺。寺鐘之聲。社鼓之響。晚最爲喧。四時風景。門外遊人如雲。醉歌雜沓。又晚最爲喧。而名爲晚靜。其故何歟。曰。所謂靜者。非無事之謂也。有事而不爲之動也。又非無聲之謂也。有聲而不爲之喧也。夫事多於晚。而明卿之廬最喧於晚矣。而所謂靜

者未嘗變也。晚且靜矣。則餘時皆無不靜者。而其所以為靜。有自得而不自知者也。是謂之無心之靜。明卿以為無事而靜。事至則動。無聲而靜。聲接則喧。唯無心之靜。無時不然。無時不然。則亦無時不自得。故名以晚靜。蓋欲就其動且喧者。以見其靜也已。然所謂無心者。又非無思無慮之謂也。其心無累於物也。無累之極。舉凡天下之物。無足以動其心者。何靜如之。當是之時。雖風雷拔山。戰鬪動天。亦不以為喧。況於鐘鼓醉歌乎。我觀世之好靜者。大都有心於求之。既有所求。豈自得之謂哉。茶博禪僧是已。方其飲及跌坐之時。其形嗒焉非不靜也。唯能靜於靜。而不能靜於動與喧。皆非我所謂靜也。明卿有才。有志識。我固知其與茶博禪僧異矣。明卿笑曰。君之言誠美矣。我意未必

然也。夫事固多於晚矣。亦不多之時焉。我慮固喧於晚矣。亦有不喧之時焉。我性嗜酒。而酒最宜於晚。當夫歸鳥已定。竹扉將鎖之際。把杯獨酌。欣然自適。外無所聞。唯聞玉液落喉。汨汨有聲而已。其為樂亦非茶博禪僧之所得而知。是我之所自得也。亦可以謂晚靜邪。余亦笑曰。可矣哉。

○藏六庵記

佐佐木正躬。名其間居之庵曰藏六。而乞記於余。余問其所以名之故。正躬笑而不言。余曰。藏六龜也。取於龜而名庵。有何所忌。而難乎言也。且既有所忌。又何以名與。記為正躬。又笑而不言。余曰。子無復言也。我請以吾之心。卜子之意矣。夫物有所伏。而後有所起。有所藏。而後有所發。龜能藏矣。故其發於卜也。能

知吉凶禍福。發於壽也。能享千載之久。今子以此名庵。其意豈欲有所藏而後發歟。抑龜能藏其體而已。不能藏其智也。故以其能知吉凶禍福者。反害其身。而不能保千載之壽。老聃有言。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是藏智之謂也。子之意亦豈欲觀於龜之藏體以藏其智歟。智能藏矣。其發於事。無適不可。古之智者亦多焉。而獨稱神禹。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其治天下亦然。今觀其所傳洪範九疇。無非行其所無事者。蓋亦觀於龜文而得焉耳。所謂行所無事。即所以藏其智。而九疇之與藏六。固亦同出而異名。子之意其果本於此乎。顧此常理也。皆非可忘之事也。而子難乎言。則別必有故焉。子北郡之豪族也。國內豪族幾百。而子為巨擘。猶如水族三百而龜為之長也。聞近日

家計齟齬。頗為民吏所困。亦猶如清江使者。扈子預且之網也。子方憤於此。而未能有伸。故且欲縮首斂手。抱脚於一室。以寓塗泥曳尾之意而已。是所以藏六名庵。而其故固有難乎言者。歟。正躬竟笑而不言。乃獨記余言。

○晚翠亭記

黃備上成之處士。曰小埜。徵字文獻。庭有老松二株。皆數百年物。因號其亭曰晚翠。而請記于余。余不識處士也。然就其名而推其為人。必其好古而愛禮。非尋常處士比。可知矣。何則。文獻之不足。自夫子時已有其嘆焉。處士生數千歲後。乃欲文獻自期。而使古禮徵於已。其志不亦卓異可尚乎。蓋處士以此為志。故父兄以此為名。則其以晚翠號亭。亦可推而知其意矣。夫衆

木之生。發榮春夏。莫不鬱鬱交翠者。猶如夏殷之禮。蔚然於其盛時也。及乎時移歲寒。霜雪交集。盡就枯落。不復存一翠。又猶如二代變遷。而其禮不可徵也。當是時。求夫鬱鬱之翠。能不改其節於晚者。唯有松焉已。莊周云。松栢獨也。青青是其卓異可尚。亦豈非木中之文獻乎。且文者美之可觀也。獻者有德於己也。松之翠。其美固可觀。而能不改於晚節。乃其德之有。然則文獻自期之人而愛松。是猶隱逸而愛菊。君子而愛蓮。宜乎其取而號亭也。雖然古之禮。其亡也久。即夫子所言者。亦既殘闕不全。不知處士何所愛而好。而欲徵之也。夫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君子之於禮樂。苟能達其本。不必拘其跡。故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則今之禮亦猶古之禮。

誠達於是矣。凡天下事物。所以接身而觸眼者。無適不爲禮。即無適不可徵也。晚翠乃其物矣。庭除咫尺。目擊道存。固又不待之祀之宋而徵文獻焉。若謂老松在在有之。而晚翠不必茲堂。乎則彼菊也蓮也。愛之者亦多矣。何獨期於隱逸君子哉。故晚翠之亭。唯處士號之而可。我所以不辭其記之請也。

○王魚堂記

吉郵景淵。爲其從兄池內某。請曰。某自名其堂曰王魚。取諸鯉魚之瑞也。願先生爲之記焉。余問其瑞如何。景淵曰。我亦不知也。問某不敢言。言但得先生之記。則爲瑞矣。余曰。昔劉之奇放生鯉。而夢得延壽之報。某之瑞。或如是也乎。然人之壽夭出于天。非鯉魚所能制。且夢之事。茫昧荒忽。不足以爲瑞也。則或取

於王祥之孝乎。孝感所致。雙鯉躍出。此則誠瑞矣。然祥之孝可慕也。於鯉魚則無取也。二者非所以名堂。而堂則已有名。我知某之意矣。夫謂鯉魚爲王魚者。貴之也。貴之也者。以其能神變爲龍。興雲行雨。而澤乎田野也。凡蟲魚之類。變化不一。雀爲蛤。鼠爲蝠。蛇爲章魚。蝦蟇爲鶉。皆可謂能變矣。而不能神。獨鯉魚能變而神。所以貴之而爲魚中王也。某之意。以謂鯉魚實可貴矣。然亦鱗介而已。乃能神變如此。况人爲萬物之靈。其可貴非物所比。顧獨不能神變。可哉。孔子曰。可以人而不如鳥魚亦然。古之賢豪起匹夫。位卿相。脫短褐。服文繡。號令四海。榮及子孫。此豈非神變也歟。而其可貴。亦不止于一時興雲而行雨。我亦人矣。何可不慕而願之。然則某之名堂。雖取瑞於鯉魚。其意所

屬。不在鯉魚。而在古之賢豪。賢豪亦人之瑞者。詩之麟趾。曰。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意不在麟。而以麟名篇。意不在鯉魚。而以鯉魚名堂。某之取瑞。其亦詩人之遺乎。景淵曰。我實不知某之意也。然以此語之。我知其必再拜受賜矣。余曰。未也。貴賤有數。卿相不可願而致。唯能自脩其德。人人可以神變。而願之則是矣。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堯舜聖人也。常人而爲聖人。聖人人之最瑞者。夫以眇然五尺之軀。而與天地比其大。日月同其光。道立天下。而德流後世。其爲神變可貴。果如何也乎。誠使某知願於是。而能自脩其德。則卿相之位。文繡之服。皆不足言。而况於區區三十六鱗之瑞乎。景淵拜曰。先生之言。果爲瑞矣。某固受賜。而我亦與焉。請書贈之。

○清狂艸堂記

放翁有句。詩酒清狂二十年。浮屠月性善詩。又頗嗜酒。因自號清狂。而就余求其艸堂記。余問艸堂安在。曰未有之也。余曰。無堂何用記。性曰。君亦作此言乎。我未死也。既求祭文於人。我不自知身之生死。況於堂之有無乎。然我少好漫遊。西至肥筑。東極常毛。而今往來京攝間。凡安身息肩之所。皆我之艸堂矣。亦不可以記乎。余曰。子誠清狂人也。生死之相懸。子則同之。有無之相差。子則齊之。且人誰無鄉國之念。子則東西漫遊。自肆於塵濁外。皆與常情絕異。非清狂能如此乎。顧佛之道。宗乎出家。貴於清淨。舉凡一切世間事。而藐視之。其要乃在離生死而忘有無。以我觀之。佛亦清狂而已。子佛徒也。謂佛爲清狂。必不信矣。且佛不聞善詩。而酒則其所戒也。子乃破戒而爲之。故欲清狂。自嘲以寓懺悔之意歟。抑子既知自嘲矣。則我將爲子解之。夫所謂詩酒清狂。因詩酒以清狂也。其實詩酒卽清狂者也。何則。詩之爲辭。主乎清。而其妙必至以死爲生。以無爲有。是非狂乎。酒固狂藥也。一醉之樂。不復知生死有無。而其味最貴於清矣。是以古今名詩酒者。不一其人。而非清狂之士。無能得其趣。李杜唯清狂矣。故其詩卓然。氣蓋百代。阮劉唯清狂矣。故能酣醉終日。全真於亂世。放翁雖清狂自名。恐未能盡清狂之實。使之果清狂。必不從韓平原以望太平。彼於一時利害。且不免於趨避。豈能同生死。而齊有無哉。今子能得於清狂之趣。則放翁不足言也。雖爲李杜爲阮劉。皆無不可。而佛之道。亦庶幾其成。

矣。且佛不聞善詩。而酒則其所戒也。子乃破戒而爲之。故欲清狂。自嘲以寓懺悔之意歟。抑子既知自嘲矣。則我將爲子解之。夫所謂詩酒清狂。因詩酒以清狂也。其實詩酒卽清狂者也。何則。詩之爲辭。主乎清。而其妙必至以死爲生。以無爲有。是非狂乎。酒固狂藥也。一醉之樂。不復知生死有無。而其味最貴於清矣。是以古今名詩酒者。不一其人。而非清狂之士。無能得其趣。李杜唯清狂矣。故其詩卓然。氣蓋百代。阮劉唯清狂矣。故能酣醉終日。全真於亂世。放翁雖清狂自名。恐未能盡清狂之實。使之果清狂。必不從韓平原以望太平。彼於一時利害。且不免於趨避。豈能同生死。而齊有無哉。今子能得於清狂之趣。則放翁不足言也。雖爲李杜爲阮劉。皆無不可。而佛之道。亦庶幾其成。

乎。既能成佛。而後草堂始可居焉。性曰何也。曰。堂所以安身息肩也。子之艸堂。雖滿天下。皆逆旅之館。不過一時安息也。若夫終焉安息之所。無柱無梁。無門無庭。其封垤然以高。其樹蔚然以茂。所謂極樂淨土。是子之本宅也。他日子成佛而居之。我請歌之以詩。哭之以酒。以落清狂。艸堂之成矣。性曰。君亦欲祭我乎。吾敢不饗。因以為記云。

○詠松聯句序

天地之間。莫入為貴。禽獸草木。皆其微者矣。是故指人為禽獸。草木無不怫然者也。而世之壽人。或以龜鶴焉。或以松柏焉。是豈非禽獸草木。而其人欣然唯恐不及焉者。何也。且龜鶴松柏之所以壽者。以其無智無能無耳目心思耳。人而如此。雖壽極

千億歲亦不足尚。而世常以此壽人。豈不謬乎。雖然我嘗以為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草木者。幾希。今夫松柏其始生也。森森有凌雲之志。既老也。鬱鬱有傲霜之節。施諸家室。則有棟梁之材。用諸江海。則有舟楫之利。其德如彼。其用如此。其所以異於人者。特以無耳目心思耳。人以其有耳目心思。自以為異於草木。而愚蒙頑鈍。幼長無述。兀然老衰。無有尺寸用於世以斃焉者。往往皆是。名為人矣。實與草木無異。非徒無異。或不及焉。我意松柏但無知而已。使之有之。必將不與若人為伍也。而世不問其人之當否。一壽之以松柏。而豈不謬乎。余之壽人。亦多矣。皆不能無慚於松柏。而其能無慚者。獨知築山君已。君少好武。自孫吳兵法。至弓馬刀槍木棒。諸小技。莫不通知而精熟。又

好學於凡聖賢之書。皆能窺其要而究其微。是以仕至參政。夙夜辛勤數十年。人皆仰其德而賴其用。既老致政。歸休於家。亦尚拳拳以講武論學爲樂。蓋君資質已過人。加以習鍊有餘。是以少之所好。老而愈篤。宜乎壽之松柏而無慚也。今茲月日爲君七十生辰。令子某徧徵壽詞于國中。而求皆詠松。君之爲參政也。專統學堂之政。以故學堂諸子相議爲作聯句二章。以壽之。命余題其首。凡聯句二章。一章章二十四句。一章章二十八句。其人之數。半其句之數云。

○送陸存中序

天下之憂莫大乎正學不明而邪說肆行也。世之君子苟知憂天下。則莫不知邪說之可惡。既知其可惡。則亦莫不知其可排

也。然其勢蔓衍無得而如何。則不過慨然付於一大息耳。嗚呼亦志小矣。天下之事不爲而已。安有爲而不可爲者哉。豫人陸存中。余近知之。學正而行嚴。始來也洒然異之。既交也懽然信之。愈久而愈可喜。其學最惡邪說。而排釋氏特甚。曰邪說之害莫甚於釋氏。釋氏不除。則天下不治。我得志必先除釋氏矣。平時言笑偶一及焉。輒切齒扼腕。或議其太甚。則曰。董猶不並器。水火不同用。天下豈有彼重而此不輕者哉。蓋實知正學之可貴。故實知邪說之可惡。故余嘗語人曰。方今誠得如存中者數十人。木鐸東西。天下不復憂釋氏矣。今茲四月有故將還豫。謂余曰。子幸知我。幸爲我一言。夫豫南海四州之一也。四州空海之所生。故其人信海殊甚。佗州凡天下疲癯癘疾之人。巡遊四

州。偶或得愈焉。則託以爲海之靈驗。其俗可謂弊矣。蓋四州地偏。唱正學而有名者。自一齋父子兼山二洲數君子外。未聞其人。是以正學日微。而邪說日肆。宜哉其俗之弊也。聞今有近藤先生者。君子人也。尊正學而爲國人所信。存中亦曾從受講習之益。今存中還國。益力其學。而致之行使。使先生唱於前。而存中和於後。則向之信海者。皆將漸知所歸也。正學旣明。則邪說自不能肆。庶幾其俗亦因而變焉。然海之教。決入骨髓。殆千餘年。亦已尙矣。乃區區一日之力。欲以變之。豈易可爲哉。正之勝邪。猶水之勝火。其不能勝者。我之未至也。誠令存中學益進而行。益高。則所謂黃面瞿曇。亦將斂衽。況於海乎。況於信海者乎。我聞四州不生狐。浮屠之誑人。猶如狐之蠱人。佗日存中學成而

志得使天下談者曰。四州獸無狐。人無浮屠。豈非天地間一大快事乎。我將以此托存中。

○兒玉春齋印譜序

淺於交而深於言。古人所戒也。誹於腹而譽於口。亦我所不爲也。兒玉春齋播人也。善篆刻而有辨才。其始來也。適有故。不能款接。然余見其動止之慢。而言語之躁。心竊以爲末技之士。徒巧口舌而已。不必款接也。及其再來。與談古今。議人物。該通強記。取舍無謬。而作詩敏捷。咄嗟成章。而後知其技不止篆刻。而才亦不獨口舌而已。因留而觴之。酒酣談劇。益見才致。惜其輕率自肆。而莫之或止也。旣而爲余刻印五顆。皆古樸可喜。將謝之以物。則不欲。曰。得一序足矣。因出其所著印譜及諸儒序文。

請書其首。余就觀印譜。其體有古者。有今者。有古今相雜者。大抵祖乎西漢。而所擬刻蕭何曹參等印。皆逼於真焉。宜矣。諸儒之贊而美之也。而余意頗與諸儒異。故欲辭而不書。而其請愈力。乃笑而語之。曰。子篆刻者也。以鑄物爲其業。我儒者也。以鑄人爲其職。請假子之篆刻。以鑄子之身矣。古人有言。書心畫也。鐵筆亦書而已。則篆之所尙。可以見其心之所存焉。今子所尙。西漢也。西漢之士。如蕭何曹參。必子之所慕也。故亦雕其印矣。然蕭何恭謹有禮。而子之動止。則不免於慢焉。曹參清淨無爲。而子之言語。則不免於躁焉。且所尙於漢篆者。以其高古典重。而有法也。而子則輕率自肆。而莫之或止也。是子存心於西漢。而其所爲皆與是反矣。豈不恠也哉。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又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子能幡然自省。使夫鑄於物者。攻之於身。得於手者。體之於心。推而遠之。擴而大之。則子之爲人。日月就將。雖爲秦爲周爲夏殷。亦無不可。而況於西漢乎。而篆刻之美。亦將與湯盤孔鼎同其典則矣。不亦善乎。然所謂動止之慢。而言語之躁。雖余亦不免焉。今幸觀於子之譜。超然有所省。旣以自益。則亦不可以不益子。請以此爲謝矣。春齋拜。日豈翅足也哉。

○九霞樓詩文卷序

均是求也。求於貨財。則謂之貪鄙。求於詩文。則謂之清雅。不知詩文浮辭。有何益於實。而貨財日用之不可少者。乃譏於此。而譽於彼。抑亦何說。然則貨財之不求。而詩文之求。旣爲顛倒。可

笑。而況多費資財以求詩文乎。豫州富賈松田煥卿。其所居之樓。曰九霞。其先人所築也。登眺海山有十二之勝。煥卿求題咏於四方。苟名文辭者無不盡就而乞。而不復惜於耗費焉。松田氏之貨財有限。而天下之詩文無盡。正恐奎章重疊充棟。而青蚨空乏掃匱矣。此豈非重浮辭輕實用。而顛倒可笑之甚乎。曰不然。煥卿富賈也。自其先世。於求資財之道。必不遺餘力矣。而煥卿所以守之。亦必有道焉。以其贏餘。求於詩文。詩文之樂。不竭於前。而貨財之憂。無慮於後。清雅之譽。有播於人。而貧鄙之譏。無歸於己。豈非兩得者乎。當其平居無事。登眺樓上。海山諸勝。左右獻技。而煥卿酬之以題咏。朗誦數過。心逸身適。飄然自忘。疑與九霞仙人相揖於有無之際。此其爲樂。固非尋常買人

所得而知也。且此樓也。爲煥卿先人之所築。題咏之盛。適所以華祖先之業。而非獨供一己之樂也。其意蓋亦厚矣。今世士大夫。其能好詩文者。曾無幾人。而貨財之求。或甚於商賈。然不救其貧困。則至舉祖先舊業。付諸佗人。其可笑豈不更甚也耶。嗚呼。商賈而能爲士大夫之事。士大夫而不免商賈之行。方我之有感於此也。會煥卿告卷成。并囑序。因有此贈。

○送葛岡仲英序

葛岡仲英。土州人也。家世業賈。仲英幼學醫。二十二年。付家務於二弟。辭親求師。東至京攝。西至肥筑。其至我藝師惠美氏。而時時出入余門。今丙申。將開業浪華。來別曰。我願有請焉。我自出國。于茲五年。無日不念於君父。今不且還國。而開業浪華。於

心不安。然土州地僻。不足成名。而浪華天下都會也。且與我國舟路便近。君父息耗。朝夕可聞。吾聞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浪華醫者之市朝也。願先生賜一言。爲之先聲。余聞而笑之。以爲其業誠足開邪。固無待於我之一言也。不足邪。我雖千言萬語。何益於其名乎。且名者實之賓也。苟有實焉。雖絕海孤島。亦可以發名於天下。而況於四州乎。仲英不自省其無實。而歸不足於國。以此開業。浪華亦土州已。然我有取其君父之言焉。吾觀世之業醫者。名雖拯人。而實利財貨而已。是以平居講於君臣之理者。不過藥劑之緩急。講於子母之道者。不過財幣之輕重。其實志於忠存。百無一焉。仲英獨不然也。仲英非有祿於國。父母之養。自有二弟存。乃能眷眷乎君父如此。士能以君父爲心。其持身不容於不謹。而拯人亦不至於不仁。是可以開業。而名亦將隨之矣。抑仲英實念於君父耶。何不一還國。國君不欲仲英之還。父母亦欲仲英之出。如是而開業浪華。於心亦亦安乎。浪華固名利之場。而土州乃君父之邦也。君父之念。名利之慾。仲英寧無辨於此邪。雖然忠之與孝。以其心不以其跡。誠使其心純於君父。則江湖未必不同魏闕。而陟岵亦無異於環膝。況浪華與土。隔一帆程乎。且難得者時也。易失者機也。古人所以費乎及時。而仲英年正廿六矣。則其急於開業。亦有不得已者邪。仲英去矣。我言止于此矣。余友僧大年。子之鄉人也。必與子相知。我嘗偉其遁佛而歸儒。蓋亦念於君父之重也。聞近卜居浪華。而專以周易教授。子有疑於我言。請往而問之。

○送平原樸山序

樸山醫學該博。而獨好傷寒論。文才秀出。而不愛作詩。今茲戊申。將開業於浪華。余招而觴之。謂曰。子亦聞栗山柴翁之語乎。翁嘗語醫生曰。醫而知誦七言詩一句者。其人必拙醫也。樸山曰。我意固如此。余曰。翁之語切矣。未若我之語更切。請語子乎。樸山曰。願聞之。余曰。醫而知誦傷寒論一句者。其人必拙醫也。樸山曰。何謂也。余曰。醫莫妙於扁。扁不聞有書。降至倉公。論著稍見。而其法未具。又降至仲景。始有傷寒論。而天下後世莫不取法。是非其技愈下。而其法愈詳乎。子試觀夫狸鼯捕鼠。而驚鳥攫禽。其捷如神。不學而能。是謂自得。自得而後始可語妙矣。雖醫之技。何以異是。子能自得於其妙。雖無傷寒論可。又况

於其字句乎。子居此地。講傷寒論亦久。今將如浪華。亦猶欲以講於此者。講於彼乎。抑欲別有為乎。昔越人過趙。為帶下醫。入秦。為小兒醫。隨俗為變。唯變故妙。善學下惠者。必不為下惠者。善學仲景者。必不為仲景者。不知子以為如何。樸山仰思良久。曰。教之矣。

○字序送山本生還泉州

山本生名忱。泉人也。從余周歲。甚力。將還。乞言。并求命字。余適講中庸誠善之章。因字之。曰公善。而送之。曰。學之道在乎存誠。在乎明善。善明矣。而誠不存。則仁不實於仁。義不實於義。若夫不孝之子。不忠之臣。豈不知忠孝之為善乎。誠存矣。而善不明。則不仁以為仁。不義以為義。若夫淫人之於色。貪人之於貨。其

好之之心。豈不誠也乎。故曰。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也。子之名。忱。忱卽誠也。我察子之平生。言語行事。未見虛譎之跡。亦庶幾乎其誠矣。所慮者。善之不明也。今將還泉。泉與京攝爲鄰壤。俗奢而風淫。其徇貨色者。比比皆是。而談仁義忠孝之士。曾無幾人。子若不明於善。則氣習之所移。見聞之所奪。恐不能力學如今日矣。則周歲之所得。將舉而亡之。豈不惜乎。生日。我固不欲去。父母有命。不可違。歸卽復來。余曰。已矣。去而存我言。不去也。來而廢我言。不來也。孟子曰。歸而求之。有餘師。于時天保乙未冬十一月七日也。

○上野有年字說

農業農。商業商。不必讀書學問也。讀書學問。士君子之事。農商而從。士君子之事。可也乎。農亦人也。商亦人也。讀書學問。所以學爲人。士君子固好之。農商亦好之。不可也乎。上野有年。家世爲備之大農。至有年。好讀書。來遊余門。甚力。余意必不能耐久也。居半歲。請歸省。余意必不能復來也。又半歲。有年復至。余始偉其志。則謂之曰。來學固可。子之田得無乃荒乎。有年曰。田荒孰與學荒。且我田旣託人而治之。未必荒也。余益偉焉。旣而有年。請命字。余曰。子之名有年。有年有秋也。書有之農之服。田力穡乃有秋。學亦然。力學乃有成。請字。子曰。勉卿。勉亦力也。子常觀於田。而勉於學。觀於學。而力於田。子之田與學。患其不治哉。雖然。田可以託人而治之。學不可以不自力。不自力而欲託人。雖有良師益友。未如之何已。而學者所以學爲人。孝弟而已。忠

信而已。外是而為學。雖見聞浩博。文辭絕人。猶為學荒矣。捨稻梁而種稂莠。稂莠蔽天。子以為不荒之田邪。有年日否。

○清狂說

清狂者何也。不狂而似狂者也。是蘇林之說。而最切於月性矣。月性不察。取諸陸游詩酒清狂之句。故余嚮作記。亦用其意。以為清且狂。非本義也。然林以脉理清濁為言。雖云本義。亦醫家遺說也。故古人解清狂。大抵皆以為清且狂。如左思之僕黨清狂。杜甫之裘馬清狂。及晁補之陳與義之不飲散髮而清狂。是已。則清狂不必用蘇說而可。顧清且狂者。向之說盡矣。故今以不狂而似狂者。終言其所以最切於月性乎。月性所宗。淨土真宗也。淨土真宗。肉食而妻蓄。非僧亦非俗。蓋為古來未曾有之

宗法。自他宗觀之。似狂者也。然其實必有不狂者。是以其法蔓延天下。殊甚他宗。而豪傑之士。亦多出於其徒。月性其一也。月性弊衣破笠。周遊四方。性最惡剃頭。平居必蓄髮數十日。至僧俗不可分。乃始剃焉。其未剃。人或戲擬刀。輒抱頭逃匿。不異嬰兒。是似狂者也。然與之談古今。議成敗。縷縷矢口。從橫風生。未嘗失於是非之當。作詩敏妙。最巧艷曲綺語。能言人不能言者。亦未嘗失足於非禮之地。以故海內有名之士。皆與之親善。蓋知其不狂也。比諸他宗僧侶。固陋不文。外表持律。而內迷酒色者。其為得失。何如哉。然則狂而似不狂者。他宗僧侶也。不狂而似狂者。月性也。抑所謂狂而似不狂者。豈止他宗僧侶為然乎。雖吾儒亦有之。儒學聖人也。其道大中至正。非外道可比也。吾

察世儒所爲。率皆好惡反常。而是非顛倒。要之亦狂而已。然抗顏大言。自以爲不狂。寧識月性輩竊笑於其後哉。余非喜清狂也。眷眷月性如此。蓋欲以警世儒。而并自警。故爲之說。

○題四十七士姓名印譜後

赤穗人兒玉立真。刻四十七士姓名印譜。應其邑人之求也。安藝儒臣阪井華題其後。從立真之請也。夫四十七士忠義之節。自然感於人心者。孰不知其姓名。又不待印譜以傳于世也。然因印譜而見姓名。見姓名而思忠義之節。亦人心自然之感也。況赤穗人追慕最深者乎。是邑人之所以來刻於立真也。而赤穗本藝之支封也。藝之臣子。其於四十七士。有先世之契焉。是立真之所以請題於華也。嗚呼。忠孝天也。觀於此刻。而不知感

者。是非臣也。是非子也。

○跋四十七士手柬

余將爲中澤雪城跋四十七士手柬。或止之曰。此卷雪城在赤穗所獲。聞諸赤穗人。卷中頗有贗作。雪城已不知而購之。子又不知而欲跋之邪。余曰。雪城不知。我將語之。去贗存真。何損完璧焉。曰。雪城唯不知故購之。今雖語之。豈復辨真贗哉。余曰。真贗果不可辨。並存之而可。尙書雜僞。列在五經。孝經不純。學者傳之。苟使其真居十而贗居一。是狐裘美袖也。曰。認缺爲玉。凡工之常。雪城而失之。何在。其爲書家。余曰。雪城所取在人。而不在于書。四十七士。爲人如一。而書各異。巧拙。巧拙不可以分真贗。則雪城之失於鑒。何咎焉。且鑒書亦如鑒士。善書未必善鑒。賢

智或失於取士。如夫良雄糾合義士。其初同盟不下數百。而眞者乃四十六士耳。其餘皆贗也。良雄雖智焉。而不能預鑒其淪盟而捨之。况雪城之於此卷。其難鑒殆有甚焉者乎。雖然聞諸雪城。旣得此卷。而亦穗人深悔之。百計購還。而雪城不可。則所謂贗作者。亦安知非其妄作蜚語。詆眞爲贗。如彼淪盟人。反譏四十七士以爲不臣哉。其人笑而退。因錄其語爲跋。

○原道卿碑

天保甲辰夏四月十二日。原君道卿沒矣。旣葬。門人議建碑于尾山瑞川寺。請余爲之銘。君名隆。通稱平次。道卿其字也。少從山瀨源太學劍技。所謂信拔流是也。技旣成。人皆畏服。有夜叉平次之目。源太亦自以不及。蓋君天資旣捷。加以習鍊絕精。其

往來師門二十餘年。雖祈寒暑雨。未嘗一日休廢。至道路爲語。曰。烏有不鳴之日。原某無不行之日。源太旣歿。君名益彰。門人益衆。余亦從遊數年。毫無所得。獨記其平居教喻之語。曰。劍無劍也。以體爲劍。體無體也。以神爲體。渾然以圓。熒然以明。又曰。不待不止。不思不慮。如轉阪上丸。如壓水中瓢。又曰。以人爲拙。卽我之拙。以人爲妙。我始方妙。兩妙相敵。本無勝負。唯無勝負。所以有術。觀此數語。君之所得。亦可知焉。歿年六十三。其葬在于府下西向寺。配中川氏。有二子。長爲毅。平次爲恭。平君爲人。激昂有奇節。頗好和歌。亦多可誦。其歿衆相嗟惜。曰。武人種子絕矣。嗚呼。昇平日久。凡事無不廢弛。而武技最甚。幸而有絕技如君者。又不能永其年。宜矣。衆相嗟惜。而況於門人乎。所以有

此碑而余亦不敢辭其請也。是為銘。

○吉田氏父子墓銘

此我姨夫吉田憲德之墓。而其子元善祔焉。父子平居信佛。遺言火葬。特斂齒骨於此。而久之未有墓。今茲嘉永己酉四月。始能成之。則姨母河瀨氏泣而囑銘曰。吾夫之無福。而吾子之無壽。若又無銘。何以表其美于後乎。華曰諾。憲德名維通。法諱寂靜。父曰玄悅。世住漢辨。以醫著。至憲德最好學。學無所不窺。所著有醫原杪。未卒業而該博可知矣。歿年五十七。天保八年四月十一日也。元善名伯春。法諱忍證。幼穎悟。長益有氣。遊京師。師小石元瑞。元瑞奇其才。盡傳奧秘。既還。技益巧。名益揚。弘化三年五月四日。以疾歿。年三十二。衆相嗟痛。有玉摧蘭折之嘆。

嗚呼世醫多矣。而學如憲德。才如元善者。亦罕見其比。乃其所至如是而已。宜乎姨母之欲銘而表之也。抑才之與學。亦末焉耳。若其父子處心至誠。與人有恩義。皆所謂佛位中人矣。其平居信佛。豈徒信之云乎哉。

○笠原翁碑

愛死者愚也。不愛者非情也。死人之所必有。非愛之之所能免。而凡有生之物。莫有不愛死者。鳥魚蟲蛾且然。況於人乎。獨佛氏以出生死為其道。信之之徒。或有實不愛死者。蓋信之至深。無復情於他。其人雖生。其心已死。宜乎其不愛也。如笠原翁者。是矣。所以未葬。而有此碑也。翁名源兵衛。備之東濱人。本姓酒井氏。父曰清介。兄弟八人。皆業農。翁出繼笠原氏。亦農家也。有

子。曰龜太郎。今茲已酉。翁語家人曰。我自少勤苦於田。以得家道稍致豐富。今已六十又三。無復望於世。獨恨不能視吾碑而死耳。若得夫婦共為一石。請坂井先生以銘之。吾事了矣。妻欣然從之。子而不敢違。於是謁僧受法諱。曰速入清觀居士。妻曰。心蓮淨薰大姉。即日命工治石。而差人於藝。請銘。余謂世之信佛者多矣。如翁之所為。亦少見其比。獨沐德信。預作終制。司空表聖預為壙。以見異於當時焉。雖云非情。或可以喻夫愛死而愚者。故記者傳其事。而不敢沒。余之於翁亦然。抑翁已不愛死。尚何有於死後之名。而其汲汲碑文。豈亦未能忘於不朽乎。是人之所惑於翁。故解之以銘曰。

田而勤之。生不徒存。碑而彰之。死不徒亡。唯其生也如彼。故死也如此。復又何問其朽不朽哉。

笛浦野田先生

名逸字子明
丹後田邊人

○復綾部侯書

客冬嘉平念二月。貴藩侍醫森生。忽過敝廬。下逮誨帖及高文。并備傳教命。恩意藹切。榮踰望外。感悚橫生。不知其端。捧誦高文二篇。論辯窮詰。不遺餘力。其言足以發蒙而啓瞶矣。然下問之切。如是僕亦何可以無一言之報。閣下之論。非不稜角峭勵。非不光芒煥發。獨以其無所承襲。有牽強拗報而不自知者。有決裂支離而不自覺者。有瞋目攘臂。言涉憤激而不自察者。譬諸樸茂之美。未加雕琢。若揆以規矩。施以錐鑿。豈無成其材哉。

僕無似未敢有品騭人文字。而今於閣下之文。妄批攙說。若是者何哉。律身飾行。如閣下。篤志彊學。如閣下。赫赫有邦之主。而待士以禮。如閣下。而懇辭不獲。將至爲累於閣下。爲累於閣下。不可不懼。而所懼有更甚焉者。蓋僕聞閣下德文之盛。欽仰之者。非一日也。况僕產田邊。其距貴封。不過半日程。及移關左。其寓與貴邸相違咫尺。非不可以叫呼而通。板援而進也。但貴賤異等。雲泥遼絕。非如吾儕小人之。屣過從。尺簡往來者。加之僕性骯髒。見世之儒先。齷齪然求知於諸侯。奴顏婢膝。聞命而奔走者。心竊醜之。寧受簡伉不遜之罪。不屑枉其性。以比於彼齷齪儒先也。由是近者遠。遠者益隔。雖以夫半日之程。咫尺之地。素所欽仰。如閣下。未嘗有叫呼板援而通。且進也。既而自責。

曰。僕之不枉其性。則然矣。其如閣下何。閣下之賢。生在異代耶。追慕其遺躅。思爲之執鞭。而慨乎有不可及之嘆。隔在遐方耶。想見其風采。欲振衣從之。而悵然有不可及之恨。既並其世。非可嘆者也。又接其地。非可恨者也。非可嘆可恨。而不能通且進而遽已。可乎。是僕之引咎自責。而不已者矣。而今閣下退然屈公侯之尊禮。之愛惜之。骯髒不枉其性。如僕。而能成就之。使積歲累月。懼且責者。忽然銷息。不知其所如矣。不圖七尺之命。爲閣下之所成就。其爲賜孰大於此焉。抑又思僕之感恩。則有之矣。而其所成就者。特一時之遇而已。豈足爲閣下言之。然骯髒不枉其性。如僕。而成就之。若此。則何材不成。何性不成。豈不有成。已成物之盛績。致之於闔國者也。此獨可與閣下言者矣。臨

紙荒迷。不覺突冒威嚴。伏祈鑒亮。二月二十一日。

○送後藤子文遊松島序

後藤子文。在學積年。鬱其所蓄。今茲八月。將遊奧之松島。屬余文。以寵其行。乃告曰。甚矣哉。海與嶽之爲入師也。宜矣。學人之僕僕焉。不能已於遊也。曰。海嶽者。海嶽而已。疑而問之海嶽。海嶽不言也。惑而質之海嶽。海嶽不答也。而彼巍然洋然。峙且流者。果何所師也。曰。造物皆我師也。造物之尤者。爲海嶽。海嶽師之尤者也。蓋人有所疑。有所惑。勃然鬱於中。鬱而不暢。積而不散。達人先覺。費歲月之力。巧喻善導。而遂無所啓發。於是乎不得已而放浪於彼海與嶽之間。觀而娛。娛而形開。形開而神明疑。不期釋。而自釋。惑不期解。而自解。鬱者積者。暢且散。莫之致。

而然矣。然則不言不答。駸駸乎驅人於光明之域。使其憬然有悟者。唯海與嶽耳。師而不取之於海與嶽。人將孰取焉。余之持斯說也久矣。未敢告人也。夫遊於海嶽者。滿天下矣。而其不之告何哉。曰。無可告之人耳。不疑不惑。非可告之人。不鬱不積。非可告之人。可告之人而能遊者。我子文松島之行歟。斯人而有斯遊。孰不欲舉其說以告之。今夫松島之爲勝。萬喙一聲。無復異議。蓋海嶽之宗師也。波涵峯立。其德度也。烟雲變幻。潮汐吞吐。其文章也。灣坳浦淑。布置得所者。其才能也。峻崖峭壁。翼然屹然。巖巖然者。其威儀也。例之而言。八十八洲。恢譎偉麗之觀。莫往而非子文之宗師也。仰以觀於高。俯以察於深。一俯一仰。形神開明。疑不待問而自釋。惑不待質而自解。鬱者暢。而積者

散。達人先覺。費歲月之力。巧喻善導。而不及者。知有啓發於斯遊矣。壯哉遊乎。吾將觀其歸也。挾天下之宗師。以在東海之表矣。嗚呼遊之爲道。不能已。而吾亦不能已於告之矣。

○恭賀舅氏藤山君陞上士序

士有三等。上士也。中士也。下士也。而中士下士之於上士。相去極遠矣。其爲士也。世世保之。子孫承之。爲郡宰。爲隊長。爲幹人。國相者。皆上士也。其爲士也。止於其身。而子孫或降爲胥吏。爲皂隸。爲農而耕。爲商賈而奔之四方者。中士下士也。故士之爲士者。獨有一上士而已矣。是我藩制之大較也。恭惟我藩祖立國政體。於士之有功德者。報之以上士之位。使其興國終始同休戚。是故自非有大譴。則未嘗貶降也。然則上士者。

藩祖功德之報。而政體之所係也。苟位於此者。不可不恐而懼也。而今之位於此者。吾惑焉。靡衣媮食。極其飽暖。嬖奴寵妾。猥其使令。大厦美屋。恣其穩便。崇位高爵。挾其勢權。襲故安常。充然不復知上士之爲何物。

藩祖功德之位。變爲庸懦縱欲之地。已矣乎功德之位。其廢乎。藩祖之政體。其息乎。蓋古法之缺。然也久矣。嗚呼古法之缺。然者。終不可復耶。曰何爲其然。曰然則誰可任其責者。獨吾舅氏藤君可耳。今茲

今侯有旨。拔例進舅氏於上士。其旨可謂深矣。而舅氏之所以報之。其任可謂重矣。而舅氏所以能任其重。而報其深者。無他焉。能恐而懼而已矣。懼以遵職。何職不遵。懼以奉法。何法不奉。

懼以接物。得失辨而淑慝明矣。懼以臨事。應紛拏盤錯無窮之機而無難也。而彼古法之缺然者。亦可得而復也。曰國家大矣。果一人而可復乎。曰一人一國之表也。風之靡也。其機由一人。風之化也。其機亦由一人。一人而古法廢興之機決矣。其機既決矣。其於復之也何有哉。此其舅氏之所以懼而甥之所以喜也。遂并舅氏之所以懼。與甥之所以喜賀之。抑從上之事。此藩祖立國之政體。關係非小也。而今縱言至此。豈非不懼之甚耶。曰其不懼也。蓋有所深懼而然矣。

○西遊日記序

我州無非山也。而其去州城不甚遠。而起居飲食相晨夕者。莫如鵠岳。故於岳寂慣焉。雖然岳之爲物。可慣而不可親。可親而

不可談。乃思就岳見可談者。既而得鬼國山人。既得之矣。未嘗不相提而談。談而異之也。山人爲人。歷落不群。一旦自奮於大岳之下。頂笠腰包。操一囊之錢。歷遊帝霸之都。由播入備。貫藝適長。遂踰赤馬關。而西到長崎。夤緣譯吏。叩蠻醫之秘訣。力學數年。業就而歸。未幾齋其所業。移寓京山之間。一賈而技售遠邇。抑余之遊關左。疊疊於父母之州也。鵠岳窈窕之姿。在夢寐而山人歷落之狀。亦往來於懷矣。不圖丹嶽之峨然者。移在京山之間。所謂可談者。豈不在斯人歟。今茲山人之來。江戶出其往時所著西遊日記。屬余序之。余受而讀之。其記不必調協。不必追琢。瑕瑜錯雜。或出法度之外。而山人之真。自有不可掩者。不見於山人之今日乎。雄張壇坫。領袖後進者。夤緣譯吏之山

人也。一七救世。精入之豐。蓓蕤無算者。囊錢歷遊之山人也。軒眉濶步。袍褶風生。恢恢乎如行無人之地者。頂笠腰包之山人也。山人之峨然於今日者。孰非自西遊記中出者耶。斯記也。吾將表之。使知彼雄心悍氣。有爲者亦如是。寧暇相提而談法度之微哉。是爲序。

○海莊詩集序

顯於南位者。文學之彥多有其人矣。夫產於南位而養於南位者。勿論已。乃產於南位。觀光於四方。以自養者亦有其人。如我海莊山人是也。山人產於南紀。而其詩取寵於一時。雖然。山人之詩。何局於南紀。無都鄙焉。無遠邇焉。唯其所養也。蓋山人之入上國也。與上國人優遊於鴨河嵐峽之上。其詩非有專於紀

也。山人之入關左也。與關左人放浪於芝山墨水之間。其詩非有專於紀也。是以其在_二上國也。如別有_一山人焉。其在_二關左也。亦如別有_一山人焉。世或至無知其爲南紀人。余丹人也。嘗觀其織條縑者。取丹產之絲。染之於東。染之於西。紫綠之。玄黃之。織爲段匹。而不失其爲丹產也。山人之於詩也。染之於上國。而成溫然之色。染之於關左。而着燁然之光。及其織之於南紀也。組緯性靈。經紀物理。驅而納之於一家機軸。使人諷詠唱嘆。不知其用工之所在。甚矣哉。其詩之能染而織成也。此與彼丹縑異。其撰而同。其揆者矣。豈可不謂之南位文學之彥乎。抑南位之精華賦於山人者。可謂厚矣。然恃其厚而不自養耶。與不厚者何擇。必也如山人所自養。而不失其爲南人而已矣。然則不

唯南位之厚於山人而亦見山人之厚於南位也。嗚呼南位之精華豈可襲而取哉。山人詩已梓序以發之。

○碧筠詩卷序

余嘗觀畫工所寫伊坂子莫肖像。無一毛髮之不逼其真焉。既而讀子莫所著碧筠詩卷。曰夫畫省則肖矣。而不知其詩之自寫天真也。而世之評其詩者。或謂某似唐。某似宋。某似元明。何異取後人之警欬。誣前人之面目。豈非可笑之甚耶。何不見於子莫之面目。子莫為人溫謹易直。身產於素封。而絕不淫聲色。玩好其治家。未嘗疾言遽色。而人受其約束。故其發於詩也。不假一毫摹倣。而一嘖一笑。一喜一哀。莫不如其為人也。蓋觸境遣興。任筆排悶。自寫天真。而不自知耶。謂之勝畫工寫照。豈為

誇哉。子莫頃患軟脚疾。閉門覓句。呻吟竟日。間輒備昇夫。駕一竹輿。行田野。經山。祖度水。厓。逍遙於白沙翠竹之間。飲酒哦詩。以為樂。由是其詩骨骼開張。恹然清遠。使人諷詠。嘆息不知其面目為何。如何。然則余之以肖像讀其詩者。亦未必盡之耶。遂書以問之。

○追悼詩卷序

洵乎文酒之功。不可以誣也。予友廣田子道。天姿透羸。有才善病。其嘗寓昌平。鬻也。適誤一毫之養。則欬逆相繼。擁衾而就枕。三百六旬。臥者居其半焉。然當其與寮友諸人。婆娑熙遊於文酒之間也。快然順適。如不知病之在其身。以子道之善病。其至今日者。不可謂文酒無功於其間也。今茲五月。其病頗劇。與病

歸鄉數月以終亦可悲而已矣。世之惜子道者。或曰甚矣文酒之害生也。使子道不嗜文酒。必無此病也。病亦未至如此之酷也。曰人之所嗜。有甚於生者。寧從其所嗜而病且死。不猶愈於棄其所嗜。而保其生者乎。况文酒則子道之所順適。以永其生者矣。何其病且死之間哉。不然。曠悶飲鬱。不能自排。其氣愈餒。其神益瘁。天之奪子道者。吾恐不待今日也。則文酒之功。又曷可誣也。既而乃弟新吉。郵寄昌平社友追悼詩一卷。請余序其首簡。余輒明窓燒香。展而誦之。盃影在目。書聲在耳。婆娑熙遨之狀。一一隱現。呼之欲出。未嘗不惟其已隱。白雲在天漢之表也。嗚呼子道雖死未死耶。然其所以永之。徒不過一詩中。則其情亦何可忍乎。抑余之於子道。食則同案。臥則聯衾。有得必告。

有疑必質。其親厚無間。莫者子道如。不唯文酒一日歡也。乃不自揆。序此卷。將授其詩之所不及。以叩之於九原。噫。世之不忍於子道者如此。如之何使其不永也。

○江南竹枝序

南地之勝。莫往而不可歌焉。送蝗者。拾蠣者。捕海鱸者。汲潮而羹之者。黃柑之纍纍乎摘而盈筐筥者。實一部。竹枝之觀耳。不特蒼翠之色。明媚之致。可玩也。余一屐遊紀南者。二次。屐之所不及。輿而觀之。輿之所不及。舟而觀之。但未及歌之。亦未及觀可歌之詩而還矣。今上街志摩龜井諸人之編江南竹枝也。南海先生以下。有若霞裳溪琴冷雲霞峰陸續賦之賦。而和之。流美新逸。亦歌不可歌焉。不意昔日之玩而不及歌之者。不假一

屐輿舟之力。而蓋觀之於此。嗚呼。既有如此。豈得不忘紀南之遠。而歌之於海東哉。歌了遂序。

○爛柯堂棋話序

才遠於棋者。固不可話碁矣。遠於文者。亦不可話棋矣。必也棋之與文。合于一手。而后始可話棋而已矣。恭惟自我烈祖徵名匠。算砂於常時。爾來執技進者。相繼輩出。本因坊及林井安等。有四名家之目。其餘以此樹門戶者。肩頂相接。馴致弘化嘉永之盛。入品二百餘人。光前古。燾後代。實為斯道之洪闢焉。顧其人於棋則近矣。但其遠於文。是以手能談之。而筆不能話之。若夫近於文。而遠於棋也。則筆能話之。而手不能談之。難矣哉。棋之與文。合于一手也。是所以有待於吾爛柯林翁歟。

翁以四名家之員。技已入上品。旁嗜文辭。頃華我邦典故。係棋者。編為若干卷。名曰爛柯堂碁話。携示索序。余受而讀之。其容與閑易。柔能制剛者。吉備和氣數公之棋也。詭譎多計。狡焉啓封疆者。北條足利諸雄之棋也。入而為神。沒而為鬼。變幻應忽。不可控揣者。織田豐臣二公之棋也。一征一伐。撥其擾亂。而反諸至正。不假詐力。而歸大一統者。不問而可見。為我眞人之棋矣。方罟之間。而氣象萬千。可以觀人矣。可以觀世矣。可以觀治忽興亡矣。話之為用。豈可以區區小數概之哉。不唯不可以小數槩。識者將有深取於經世之妙機矣。此非洞見人事。世變於局上。而筆能話之者。安能如此哉。蓋棋之與文。合于一手。加以此識。宜矣其難也。洵哉其話之有待於吾翁也。

○小山堂詩集序

舍阪都之盛。入將何適矣。吾友温夫之居是地。固當終焉於斯者矣。而舍而不居。移隱界浦一隅之地。亦所未曉也。顧世之挾一技者。孰不欲出雄都。走高門。邀大車。夸耀之於大眾之中。挾温夫之所能。居天下之咽喉。殆足以領袖後進。而爲一時仰則矣。又何舍而不顧。抑余之識温夫。在二十年前。觀其所處。孰有不舍也。温夫以豪商之子。舍而爲儒。旣而仕我藩。受祿佩大劍。從長槍。藉在武弁。頃之致仕。舍祿。舍大劍長槍。繼罹災。舍阪都之盛。移隱界浦三十里外之地。喜自晦歛。要歸於自得之地。而后止矣。蓋人患無自得而已。果有所自得耶。川窮山阻。狹僻之鄉。亦將無不樂。况介於攝泉二州之間。地富饒。而人都雅。山水

之秀麗。魚蟹草木之美。且異如界浦。而去父母之邦不甚遠者乎。噫。舍界浦將何適矣。余與温夫別數年。特聞界浦移隱之狀。未始復問其業之何如也。今茲託井阪氏郵。寄其所著詩卷。屬余點定。且徵序言。余一讀卒業。曰。洵乎温夫之詩。似其所自處也。去圭角。而着光精。祛浮華。而入沈實。陳言盡而常套脫。爲活法。爲高格。爲浩氣。其自處者。適成其詩。而不自知也。豈非其能舍故就新之明效大驗乎。蓋彌舍而愈變。變而歸自得之境。界浦移隱之功。又何可誣乎。願以温夫之才。不得顯而升雲路。爲用於一世。特使得隱自得之地。而爲自得之詩。豈無慨於懷。雖然無所舍。則何有所得。則使其不舍。亦烏得不舍哉。

○林谷山人詩集序

挾一技之鐵筆。岸然自大者。吾於林谷山人見之。苟非其意也。雖逼以諸侯之嚴。罵之曰我手不肯刻諸侯及乞子之印。其誕如此。乃知山人隱於鐵筆者。非賣者也。山人沒。後人携其詩卷。謁余序之。其詩方良顛逸。而自歸風雅之室。不圖山人鐵筆外。有可隱之地。抑山人之岸然自大。其可賣者。猶不屑賣。況於詩乎。斯詩也可與隱者讀。不可與賣者讀耳。

○贈桑名大夫吉村君序

事有爲之主。仕而爲大夫。相其君以爲政於天下。此豈非大夫。夫平日之願哉。方今之世。能得至乎此者。吾獨於桑名吉村大夫見之也。夫熊澤了介之於備前芳烈公。近時堀平太竹股美作之於肥後靈感公。米澤鷹山公。事有爲之主。仕而爲大夫矣。

而謂之相。其君爲政於天下。則未也。蓋如芳烈公。以有爲之才。施於有政。闔國戴之如神明。而其治止一國而已。如靈感鷹山二公。亦以有爲之才。型家以率國人。入迄今稱其美。而其治亦止一國而已。如我桑名羽林老侯。則不然。侯之未出。權相弄柄。綱紀頽弛。苞苴公行。士風之衰極矣。幕朝求丕新之治。時選老侯。驟加老職。委以天下之重焉。當是之時。國家之治忽盛衰。侯肩之於一身。渙發號令。剪剔弊蠹。興廢舉墜。寬猛得宜。而後三百列侯。麾下八萬之士。知崇禮節。而重名教。士習一新。號號改觀。號稱中興之英輔。雖以山農野老。馬夫牛卒之無知。亦能踴躍詠歌。謹呼鼓舞。以不及爲恐。以老侯視諸芳烈靈感鷹山三公。其有爲之才。固不敢妄議軒輊。而其業則晰然可辨也。設

使老侯居三公之地。則其業或不過爲三公。而今之業非三公之所能望者。此特非以其居有爲之地耶。而能使老侯然者。未必不由大夫之暗贊冥輔焉。所謂相其君以爲政於天下者。非耶。視諸熊澤諸人。彼豈無愧色哉。雖然熊澤諸人之業。則闔國至今遵奉不敢失。而大夫之業。則天下奉之止於老侯執政之日。而其存于今者。蓋無幾也。豈國易而天下難乎。抑亦所以維持之無其人而爾也。然則果無其人乎。嗣君今公其人也。而任其翊贊者。大夫今日之責也。大夫何以贊之。亦惟以老公之所爲律諸公而已。果能其孚信之布於上下。異日必躋老侯昔日之位。有以繼其志。振厲風教。而寬政之政。可再見於今日耶。則其德業馨猷之美。後先相照。而大夫之業。亦不唯使熊澤諸

人有愧色而已也。不然老侯之業止於一時。而大夫之責有所不盡也。抑大夫既能翊贊老侯矣。豈復有不能翊贊今公者哉。夫大夫之才之美。若在他邦。便將激贊之不暇。而今吾不敢者何耶。今公有爲之才。媲美於老侯。亦將必有有爲之地。與有爲之業矣。大夫既事有爲之主。居有爲之職。可以無有爲之業而止耶。或曰。大夫則侯藩之大夫也。而責之以天下之任。可乎。曰。傳有之。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今也。不出國。而成政於天下。又曷不可哉。

○周急詩錄引

邑於大洲南鄙者。八九十戶。地瘠民窮。采蜀黍野蒜。纔過活。絕無一人之粒食者。蓋亦荒僻之最甚者也。今夏五月。藩侯之巡封也。駐朱轡。親問其疾苦。發廩粟。救頭然之急。繼免五年之租。

侯有七古百八十言。紀其實。藩宰郡官諸有司。及方外之徒。亦從而和之。其詩若干首。命曰周急詩錄。其臣梅林典科。携來示逸。逸捧讀數四。作而歎曰。是滿腔之惻怛。融而成章句者。洵乎其有天於民也。凍而衣之者。此詩也。餒而食之者。此詩也。蹶而起之者。此詩也。懸而解之者。此詩也。拔之於溝壑。而上之於衽席者。此詩也。自非其視民如傷。父臨而母鞠之。豈能有此詩哉。抑又逸有感焉。民而不凍。耶何詩之用。不餒。耶何詩之用。不蹶。不懸。耶何詩之用。蓋其不已於詩也。猶病之不已於用藥耳。而郡臣之從而和之也。亦不已於和其藥者矣。宜乎民瘼之霍然於一百八十言之間也。所謂之一服神明之藥歟。亦可謂之補國脉歟。

○藤樹先生畫像記

是爲藤樹中江先生之肖像。近江州橫田生之所刻也。世之稱先生者。或稱其溫謹慈祥。或稱其恂恂孝悌。至稱爲近江聖人。然其所謂聖人者。特鄉愿之流耳。稱之者愈侈。而其視先生愈陋矣。余嘗讀先生之行實。想見其風采。必也恢奇絕特。有出於尋常尺度之外者焉。是以雖以當時好文諸侯。如大洲加藤公。亦不能使展其全才也。公之不用也。適足以見先生恢奇絕物。有爲之資矣。先生致仕歸。養其母於近江。遂以終焉。則先生之業。湮鬱不見於世也。然而先生之業。自有不可揜者矣。今觀此像。狀貌魁梧。崖然可畏。果恢奇絕特。有爲之偉器也。豈世之所謂鄉愿之流哉。先生之學。出於王子。而傳之於熊澤氏。王子當朱明之代。擒叛賊攘群孽。其功雷霆於一代。熊澤氏翊贊備前。

芳烈公。端風化。厚國脉。號稱通儒。而獨先生則不見功業。顯然之迹焉。故世知其有王子之學。而不知有王民之業。知其有傳熊澤氏之學。而不知其有傳熊澤氏之業。甚矣其惑也。使先生有得王子之學。而無得王子之業。則何為學王子。使先生有傳熊澤氏之學。而無傳熊澤氏之業。則何為傳于熊澤氏。蓋先生之在大洲也。少時能代祖及擒盜。又有賊自鄰邑逃來者。邑人追捕。先生令扼渡船要路。果得賊於船中。是王子擒賊之小者。亦其所以極力下種。而使熊澤氏收其實也。故王子之業。則可證先生之業於前矣。熊澤氏之業。則可證先生之業於後矣。先生之業。果可證耶。乃肖像之魁梧崖然可畏者。可以證其恢奇絕特有為之資。而吾亦有以自信持論之不誤矣。信矣哉。像之

不可以已也。微像先生則鄉愿之流而止耳。雖然像特心之影而已。像何能悉心。後之觀先生者。就此像求先生之心。就先生之心而求先生之業。則先生之真。於是乎出矣。亦勿稱先生為侈且陋也夫。

○海月樓記

海而無月。則不足盡其觀也。月而無海。則亦不足盡其觀也。能盡二者之觀者。其唯木生之樓乎。余嘗受木生囑。欲一遊而記之。每值朗月之夕。未嘗不神在手。彼焉而未暇也。丁亥八月既望。日落烟收。長空皦然。絕無纖翳。於是理一瓢而行。五老峯北數百步。有屹然臨海者。不問而知為木生之樓也。已而大月當樓而出。煜煜射波。一睹悠然。莫究其涯。近而苧浦鐘崎之分濃

淡而折於東南者。遠而小島老嶼之拔出。而秀於一碧萬頃之中者。商舶漁牒之如鳧加芥。不速而至者。危礁怪石之孽波。突如而橫者。與彼蜃市鰲峯之忽焉生滅者。莫不變而奇且新也。豈非海月相遇而成。茲奇觀耶。余於是乎。斷知夫黃鶴紫雲。八詠萬歲之觀無月也。曰天下豈有無月之國哉。曰有之。無海之國是已。蓋月之與海皆太陰之精。而鈞是水也。月則在天之海。而海則在地之月也。是故有海而無月。則海失其半。有月而無海。則月亦失其半。夫黃鶴諸樓之於觀。其去海既遠。則是月失其半也。月而失其半耶。謂之無月。豈不可也。然則黃鶴諸樓之莫能爭此樓也。必矣。而木生居於斯。遊於斯。遊靡不夕。夕靡不月。盡天下之大觀。快然以樂。未始有待於人也。而猶何有求於以出者耶。

○水明樓記

熊城之南。有邑曰菊池。有水環帶於一郡。蓋肥後守菊池氏之遺址也。臨水有樓。吾友原君伯栗。栖息之處也。一日伯栗屬筆曰。菊池氏奕世流風。遺烈之盎然於西海之間也。孰有不被其氣者哉。而森然萃而照之者。樓下一衣帶之水耳。且也此水之原。出於蘇山。觸懸崖。激絕壑。層累相承。數百級而下。洶湧鬪怒。雷轟霆擊。喊呀相搏。逆折相軋。勃不可方物。順流至菊池。岸澗流緩。紆餘委靡。平而拖帶。明而磨鑑。清瑩秀徹。照之無遺也。曰

流風遺烈之盎然者。水照之。而人無照之耶。奚有於水明之樓。夫人孰能無照。然觸則激。激則不平。不平則不明。不明則不照。蘇水之不可方物者是也。不觸則不激。不激則能平。能平則能明。能明則能照。此菊池之水。清瑩秀徹者是也。伯栗近之矣。伯栗學有淵源。加之以澄治之功。神清而眼碧。前古之興亡。順逆。如水明而物照。况伯栗產於菊池氏之遺址。聞其風而起者。宜彼菊池氏流風遺烈之盎然。照於水者。清瑩秀徹并照之。而無遺也。嗚呼菊池之水。得伯栗。其亦可以無憾矣。不然天下豈無流風遺烈照於水者耶。水明之名。何必於此樓。伯栗不見我田邊城之水乎。一帶瑩然抱城而流。卽其先公幽齋氏之所嘗以歌訣解賊圍也。其水之明而流風遺烈之盎然者。吾知其無異

於菊池之水也。而不可名乎水明矣。蓋無如伯栗者照之耳。故夫名之而無愧者。唯此樓可已。則其明者非水也。是伯栗之所以明其水耶。

○磬石記

余與廣瀨順卿同寓昌平學。其寮頗相遠也。嘗夜就睡。聞有琅然之音。與讀書聲異者。逐音而覓之。則在於順卿之寮。而順卿鼻息軒軒。而琅然之音出衾中。余厲聲曰。順卿人也。非金石也。何以出此琅然之音。順卿足蹴衾。蹶然抱一物而起。曰。音在斯。音有斯。讚人明卿。拔一拳之山。以贈我者矣。余益恠而撫之。其長七寸二分。其濶寸餘。質蒼黑而無文。頑然一醜石也。而擊之。謦乎其清。淵乎其遠。順卿曰。予之得之也。愛玩之餘。耳不忍絕。

其音出則懷之。坐則掌之。寢則衾而腹之。嗜好之所至。神隨而至。神之所至。手隨而至。目已交睫。而石尙琅然。天機之所合。不期然而然矣。吾自幸得此石也。子何不文以記之。俾世知有此石。曰。天下無無石之地。而求其爲磬石者。千萬中未嘗有一也。如其有之。與綠竹草木。周還於宗廟之上。而無有至閑散之地者。今順卿得之。而弄諸寤寐之間。何其幸也。雖然。以余觀之。順卿得石誠幸矣。而未如石得順卿之最幸也。凡物之妍媸。皆生於人之所命。人謂玉爲美。玉豈自知其美哉。人謂鑑爲明。鑑豈自知其明哉。夫石雖清微。順卿石亦何以自知其清哉。吾是以知石得順卿之幸。勝於順卿之得石矣。且也順卿頭未禿。而齒已脫。其容貌素樸少文。而叩之則其言琅琅。是似石之頑且醜。

而發琅然之音者耶。蓋順卿者。人之磬石。而磬石者。物之順卿也。抑石之同於順卿者如此。而其異者未始不異也。何者。石雖壽。有時乎泐。泐則無音。人之爲人。言而爲法。行而爲矩。誦之於口。而書之於策。肉爛骨朽。而其音愈遠。蓋物之音。在於有形。而人之音。在於無形。有形之音。有窮。而有形之音。無窮。無窮之音。琅然於百世之下。使人聞而興起。此順卿之所以異於石也。

○觀碁記

一日余赴某邸。有人對奕。就而問之。告以名姓。始知某與某也。蓋皆入品之手。而相抗者。下子董董乎六七八九。而爲一局之樞紐。既而十而二十。甲下一子。則乙復一子。乙下一子。則甲復一子。或飛或尖。或雙關。或鎖鑰。各守其地。各堅其壘。如劃畛域。

如設城府。綜理周悉。如櫛之於髮。整然一齊。如秤之有星。其下
 子者百有餘。而向之整者。變而為紛錯之奇。甲蹶之。則乙約之。
 乙覷之。則甲粘之。提之則撲之。勒之則刺之。甲之尾觸乙之首。
 乙之口衝甲之耳。衝而激。激而怒。怒而如狻。揚而如鷹。龍而為
 魚。鼠而變虎。千奇百出。不可名狀。蓋整者八門之整。而紛錯者
 六花之奇也。嗚呼。以三百六十一之路。下三百六十一之子。其
 數有窮。而其妙至無窮者。無他。奇出於正也。夫君子之處世。正
 而已。非有意乎奇也。不幸變起。則不得已而應之。以其道。天下
 稱以為奇。而奇奇根乎一正。故應千變而為千奇。應萬變而為
 萬奇。源源乎無窮極也。但其人雖存其妙不可見。獨於此棋見
 之。

○萬餘卷樓記

藏書猶貯金也。利於人者不可指數。而金居其首焉。益於人者
 不可伴係。而書為之魁焉。金而貯之。無求而不獲。無欲而不遂。
 書而藏之。可以益智。可以成器。可以達材。可以施之於身於人。
 金天下之至寶也。雖然貯而不知散。散而不得其用。則積之至
 撐斗。與破瓦墮石何擇。書天下之至寶也。雖然藏而不知讀。讀
 而不知施之於身於人。則藏之如邱山。與故紙敗牘何擇。夫白
 虎蘭臺之於漢。脩文嘉則之於隋。麗正集賢之於唐。崇文三館
 大清之於宋。盛則盛矣。大則大矣。而識者猶以為故紙敗牘之
 淵藪也。故其藏之不在多。唯顧其用如何耳。我先師精里劉先
 生藏書萬卷。至令嗣侗莽先生增益之。以躋萬二千卷之多。今

茲藏書之樓就敗。廼卜地於舊築之處。築而大之。擴而拓之。鳩工並作。甃之塗之。閱數月告竣。壯不及僭。麗不至奢。樓之完固。無復傾圯之虞。何其盛且大也。而人徒知書與樓之盛大。而莫知其用之盛大也。抑先生既傾萬餘卷樓之書。以枕藉之。窮洪纖而嚼其膏味。盡正變而析其毫毛。涵蓄充溢。抑而如揚。迸於口而為碩論。閱議。注於手而為鴻文。雄辭。遂騰越百家。卓爍一代。其施之於身者。可謂裕矣。既裕於身。而又假之於人。使隨其分而得之。况先生身當教鐸之任。手握天下之藻柄。以鼓作英才。英才一經其鼓。作蔚然彪然。變成曠代之器。而達絕倫之材。赫赫焉馳聲譽於四方者。莫非皆出於茲樓也。嗚呼。樓之用。不亦盛且大乎。今夫世能誦盈室充棟之籍者有矣。而有能嚼其

膏味。發之於文章。行事者耶。發之於文章。行事者有矣。而有能鼓作英才。成器達材者耶。即其能鼓作之。成器達材。亦有能使材器出於萬餘卷樓。如先生者耶。必也。如先生所為。而後可謂不負於至寶之用也。故佚書先生之所以不負於至寶之用。使從先生者。亦不負於先生盛大也。

○九霞樓記

不登而登者。九霞之樓而已矣。不飲而飲者。九霞之酒而已矣。追憶余之曾駕唐船。過豫州三津港也。會雲陰解駁。風止波恬。唐人之峯。母居之山。遠近相抗。八城百合之諸島。左右相挾。其他蒼嶼霞室。某州某島。四面挨逼。而呈技於激澗混漾之間者。宛在指掌。乃當衆勝之會。遙見一澳灣如描。人家數點。隱見其

間者。雖不知何人之所住。亦見其勝之可玩。遂沽酒。豪吟大酌。頽然盡醉而去。今茲老友門屋藍洲之自豫州至也。齋橫圖一卷。示余曰。是其鄉人松田煥卿九霞樓圖也。子爲記之。甚矣其圖之鼓動曾遊也。唐人之峯。母居之山。余之所曾觀。八城百合之諸島。余之所曾觀。蒼嶼霞室。某洲某島。四面挨逼。而呈技於激澗。混濘之間者。無非余之所曾觀。而一澳灣如描。人家數點。隱見其間。豈非此樓之所在耶。不圖曾遊之入此圖內。而有煥卿其人住其間也。因思爾時有知煥卿之在其樓上耶。未必無舍。船登樓。飲九霞之酒。記其勝者矣。而如何。船之與樓相望。在咫尺。而遂相失。使如相避。不知高人之樓。九霞之酒。天其愛惜之。不使登且飲耶。對圖南望。豈可喻之於懷乎。雖然。今煥卿之

寄圖徵文也。未必不由向之唐船爲之緣也。况所貴於樓者。其勝而已矣。豈在其登且飲乎。夫登而不玩其勝。是不登者耳。飲而不玩其勝。是不飲者耳。如余曾遊。雖未登其樓。飲其酒。其勝則未嘗無。飲而玩之。蓋船中之勝。卽樓上之勝。而我酒卽煥卿之酒耳。謂之登且飲可也。則天之使玩其勝於曾遊。安知非欲使記之於今日。而煥卿之觀此文。又安知船影之不現其九霞觴中。煥卿咲而飲之。

○五鬣館記

五鬣何以名也。館有松焉。葉皆生五鬣也。何人之館也。北越勝山藩大夫林君季梁也。夫以季梁闔藩之大臣也。奇章異木之可喜可驚者。可輦以致之於其庭。而何獨取於五鬣。以扁之也。

五聞越之爲地。密邇北海。奇寒折膠。惡風裂銅。至其大。雪埋地。則地高與屋齊。屐屨之聲。騁在頭上。當此時。五蠶輪困蟠庭。貫堅冰而益秀。載積雪而不重。鬱然獨逞後凋之色。是季梁之所以取於五蠶也歟。今夫世之生於豪門右族者。槩多恃其門地。獶狂無賴。蒙譴奪職。覆宗絕嗣。其能保百年者。十無二三焉。其幸而僅存者。沈沒下僚。逐逐隨行。群群追隊而已耳。其能不忝祖先者幾何。季梁則不然。自乃祖法林君。以驍勇建勳。閱於鋒鏑之間。爵列大夫。奕世濟美。與國同休。繩繩二百有餘歲。子茲視諸五蠶之後凋。果何如也。抑五蠶之爲狀。嶮崎礧礧。龍攀虎跋。其可畏則然矣。無乃不可愛乎。然至其蒼蒼迎素。月謾謾起清風。則使人愛慕不能已矣。季梁史傳之精。文章之雄。加之天

資骯髒。不以辭色假人。議論激昂。磯而愈出。雷霆轟于頰舌。俾人畏而不可敢近。迨其議罷論畢。天宇新霽。風月如洗。人唯見其灑落可愛可。夫五蠶樹中之大夫也。猶能得逞後凋之姿。棟明堂而梁大厦矣。季梁者人中之一大夫也。其臨下威而雷霆愛而風月宜。其供國家棟梁之用也。然則吾安不爲季梁記之。以慶國之有五蠶哉。

○樅堂記

九華之市。山遠樹少。海風揚沙。而喬木之蔚然以秀者。獨森君子文之園也。追思丙戌之秋。余將赴江戶也。驅馬過九華之市。時已向夜。四顧開明。忽見一喬木之蔚然秀於月中者。指問諸驛夫。誰之有與。驛夫曰。此森氏之有也。余遽下馬。訪子文於喬

木下。脫帽與語。仰見月之躡樹間。既而倉皇上馬。馬馳路轉。失其所在。屈指則今已六年。而蔚然之色猶在睫前。今茲子文遊昌平也。揖余曰。吾有讀書之室。名曰縱堂。其所取而名者。卽子馬上所見之喬木也。子何不爲吾記之。余曰。縱之爲物。松身柏葉。澆鬱孤清。翹然植物之英也。其材操之美。不愧子文其人矣。况此樹則余之所曾介以見子文者。豈其得不記之乎。向者余之過九華也。山遠樹少。海風揚沙。其觸眼絕無尺寸之青者。吾恐清高有韻之士。無可置身之地。忽見一喬木之秀於月中者。意是必有異。就而求之。果有不負余所期。不圖余區區好韻之心。爲縱所介也。不然長槍大馬。日夕過九華之市者。何限。彼何獨躡躡於余一人哉。嗚呼。一物之微。其能辨人如此。所謂植物

之英非耶。卽其所以經六年之久而蔚然於余睫前者矣。安得不奮筆記之。而乃有捉筆自嘆者。夫向也馬上因縱求子文。而子文乃在咫尺。今也因子文求縱。而縱在九華百里外。豈其今日之求縱。不如向者之求子文耶。何有得於向者。而無得於今日耶。曰。求物有術。在神而不在形也。求物於形。物在近而物終不可求矣。求物於神。物在遠而物無不可求矣。然則子文之在此。何無縱之可求乎。卽今子文風采之蔚然秀於吾眼中者。豈非向者馬上所見月中之喬木耶。子文笑曰。是可以記。

○子不語恠力亂神論

確然隕然。夫子何嘗不示。而舉一部魯論。無一語之及恠力亂神者。獨何耶。夫天地之壅閉。武人之攘奪。亂賊之弑逆。與夫神

之无方無體。視聽而不可見聞者。皆變也。變者天下患之所由出也。是故夫子一開口耶。人不惑則駭。不爭則亂。狂者爲異。勇者爲爭。暴者爲逆。巧者爲幻。其患雜出於天下矣。豈非其不可語者耶。宜矣。夫子之不語也。曰。惟吾見其所以爲異。力吾見其所以爲爭。亂吾見其所以爲逆。惟神則至理也。至靈也。屈伸消長之妙用也。何不可語之有。曰。天下之變。莫大於不測。而不測之大者。莫過於神矣。是故夫子一開口耶。人馳心於荒忽茫昧之域。冥然頑然不自覺。陷而曲徑。流而異端。生於其心。發於其事。爲恠異。爲爭亂。爲逆亂。天下之患。襍然出矣。此至理妙用之所以不可語也。至理妙用而不語者。其旨微矣。非至聖孰能與於此哉。雖然。夫子贊易而論神。作春秋而記災異。戰代篡弑者。

極多矣。其矣。夫子之語。恠力亂神也。曰。戰有干戈。祭有俎豆。是固矣。而今災異戰伐。篡弑神明不測之變。忽然臨前。而語之以文行忠信。詩書執禮。是戰而議。俎豆祭而議。干戈者。吾見其迂拘矣。世豈有迂拘之夫子哉。且夫語神者易也。非夫子也。語災異戰伐。篡弑者。春秋也。非夫子也。何者。易者陰陽之變也。春秋者時世之變也。變有恠力亂神。故其語者在易。在春秋。夫子何與焉。吾觀於是。益見夫子之不語。恠力亂神矣。蓋其不語也。示其不可語而已矣。

○周公東征論

慮天下之患者。其處之以難。而不以易。以久而不以速。辨之必自辨。而不使人辨之也。以此處危。何危不安。以此處變。何變不

濟。古之聖人處以難與久而自辨者必其有慮天下之患者也。蓋其患有似大而小者有似小而大者似小而大者聖人之所慮而常人之所忽也是故千軍逼城而上下高枕一夫構恨而天下震動者亦爲此耳。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管叔蔡叔以武庚叛周公東征二年得管叔武庚而誅之或曰周公之征武庚可其征二叔者豈不其自忍之甚耶不得已而任一丈人以征之不猶愈於其自征者乎曰周公之視武庚二叔其可畏甚於殷紂而東征之難不止十倍於牧野也何則武王用西周之卒一戎衣而有天下周公擅天下之全力破斧缺斨至三年之久而後有成蓋周之有天下其所有者皆殷之民也故民之於殷無日不思也自湯以下七王之澤淪浹民心者閱六百歲。

而周之澤及民者不過十餘歲也民心之於殷周其淺深如何也民之思殷如此而其歸周者特厭殷紂之暴而然也耳夫民之所厭者紂也非殷也今其所厭者除矣不能不復思殷也矣有奴於此受主家之恩有日一旦暴主出虐使如仇捶擊幾死有鄰人不忍見之斃其主而救之方是時奴知有新主而已及事夷身安顧思平日欲去新而就舊是奴之情也頑民之思殷亦猶此耳周公立法鎮靖頑民諭以天命潛銷其反側之情而尙不能使之不思殷矣而武庚管蔡亦一大姦雄其術足以傾危一時者況殷家之宗室赫赫之列侯而以義兵爲名投之於頑民思殷之心則一雄倡之而四海土崩不可收拾也繇是觀之武庚二叔之事天下大患之所由起也其可畏豈不甚於殷

紂乎。周公有深慮於此。故其處之以難。而不以易。以久而不以速。必自辨而不使人辨之也。是所以忍之於不忍。變其至危而措之於至安也。故曰。東征之難。不止十倍於牧野也。則其烈亦豈特十倍於武王而已哉。設使周公如或者之言。則成王死於叛賊之手。而周家八百年之天下。亦止于十餘歲而已耳。嗚呼。是豈常人之所能慮也哉。

○李斯論

姦雄之所恃以制一時之勢。而逞其術者。獨有權而已矣。非豐爵高位也。夫有爵位而無權。則空位耳。何用之爲。然則何以得權乎。兵法曰。先人則有奪人之心。彼角觝之相爭角也。二人力相敵。而甲贏乙輸者。甲先乙也。是故姦雄之相奪也。我先彼則

其權歸我。彼先我則其權歸彼。權之所歸。勢之所由。而制也。李斯有制一時之勢。而其死咸陽也。無惑也。斯佐始皇。翊成帝業。操縱與奪。自斯出。始皇死。胡亥立。輒爲趙高所赤族。何其巧於前。而拙於後耶。夫始皇之代。元惡大憝。如趙高者。豈無其人哉。而無與之爭者。權在於斯也。胡亥之代。其權既落他人之手。既有可乘之際。雖無趙高亦足奪之矣。蓋斯之失權者。在弑扶蘇而立胡亥耳。何者。扶蘇則始皇之所立。始皇一流人也。始皇之代。權在斯。則扶蘇之代。可知矣。胡亥則非始皇扶蘇之流也。特得於趙高而立之耳。則權之歸趙高也。奚恠焉。是斯爲高之所先也。我有健力利刃。天盜豪賊一見膽落不敢近。然而予之於彼。則欲彼之不及我。亦難矣。趙高穿窬斗筲之智。不堪爲斯之

役也。而反制之有餘者。是斯予健力利刃之權也。斯不喜權則可也。喜而不知其所以先之。先之而不知其所以持之。吾是以未嘗不怪其死于咸陽之晚也。爲斯計者。以事胡亥之心。事扶蘇。以信趙高之心。信蒙恬。則其權在手。與始皇之時奚別。雖如趙高者。有千百輩。而奈我何哉。斯自謂當今人臣之位。無存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稅駕。嗚呼。是知爵位之可戀。而不知權之不可不有也。如斯者。可謂姦而不雄矣夫。

○淮陰侯論

持千金之璧者。必愛其櫝。何者。璧之可愛。櫝亦不可不愛也。然而世有其璧。既沽也。不顧其櫝者。此可以譬淮陰之爲人矣。吾觀其嘗俛出少年胯下。含容堅忍。顏面不見幾微。何其持身之

重也。又觀其晚節。常稱疾不朝。奮臂裂眦。不勝忿忿之心。何其持身之輕也。夫淮陰之才。璧也。其身。櫝也。其能持諸始。而不能持諸終。豈璧之未沽也。其櫝可愛。而璧之既沽。其櫝不足愛耶。此可怪也。自古英雄之士。遇雄猜之主。奏奇功偉勳。而終蹈禍機者。不自愛者也。何以言之。英主之定亂略。必驅馳驍勇桀驁之人。以制一時之勝。而後能成其業矣。天下既定也。百計千方。唯誅鋤斥逐之不至。是懼。蓋非假驍勇桀驁之力。則不足定天下。而其既定也。獨見其可忌可惡。而不見其功也耳。方漢楚之爭。雄天下之權。不在楚。不在漢。而在淮陰。淮陰投漢。則漢勝。投楚。則楚勝。故漢王之意。不在滅項。而在得淮陰。淮陰既得。項掌中物耳。故其得之也。結以重恩。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

其愛敬如是其至矣。雖然其愛敬果出於中心歟。抑出於利害歟。苟出於利害也。則一害已去。而一害猶在。必將盡去之。而專利諸己也。亦明矣。項籍已滅。而淮陰之功獨高於天下。此漢王之所不能忘。而且夕注目者也。其危有甚於捧拱璧而臨千仞之岷者矣。而忿忿然抱不平。自以招死何也。蓋淮陰獨知漢王之愛敬己。而不知其忌惡之深也。又知其璧之可貴。而不知其積之可愛也。夫淮陰有蓋世之才。而不知愛之。是匹夫而懷璧者。其賈害噫亦晚矣。

○讀光武紀

傑然於古今英主之表者。光武是也。獨恨其量之不大耳。當光武之卽位也。赤眉猖獗。劉盧陸梁。隗囂據隴右。公孫述稱帝於

庸蜀。其所據之地。參分天下。未有其二。而遽卽位。何其量之小也。或曰。是英雄有爲之機也。此機一失。則亂臣賊子之欲攫位攘國者。益逞其威。謀臣猛將之欲攀附以建功名者。皆失其望。吾恐天下非復漢之有。曰不然。予嘗觀於高帝。天下大定後。必待諸侯之力請而卽位。英雄之用心。誠宜如斯也。光武何爲不以之自處也。曰。光武之所以不然者。以中興而非創業也。烏可以高帝比而議之哉。曰。其不同者。量之大小也。非中興創業之分也。何以知之。吾觀於其言以知之矣。高帝觀秦皇帝。喟然嘆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光武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嘆曰。仕官當作執金吾。夫高帝有囊括宇內。并吞八荒之量。自知神器不落他人之手。故天下大定然後卽位。光武之量止於執金吾而

已。蓋取天下者。出其望外。故未能削平海內。而卽位。予以是知光武之量小於高帝也。雖然高帝者。思出其位。故其量雖大。其業危而不安。光武者。思不出其位。故其量雖小。其業安而不危。然則光武之量小於高帝者。卽其所以優於高帝歟。

○梁武帝論

自古英雄莫不欺人者。善欺而全之者興。欺而不全者敗。是故英雄之總攬人也。奇權密機。驅納諸其術中。而人有不悟其然者。石世龍譏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而人不悟世龍之爲欺。唐太宗譏歷代帝王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而人不悟太宗之爲欺。季龍太宗之所以雄視于一時者。善欺而全之耳。匹夫苟欲欺人。必先赧然見其色。言未絕喙。而人已掩其後。梁

武帝是也。史稱武帝夢中原牧守以地來降。且見朱异告之。异曰。此宇內混壹之兆也。余嘗以其言爲不可信也。武帝之持神器也。醜虜猾賊欲取而代者。不知其幾人。譬諸的之懸高。而人環射之。武帝者醜虜猾賊之的也。射之者。魏有爾朱兄弟。齊有高歡父子。周有宇文君臣。不獨一侯景也。武帝臥帖席之不暇。何得牧守來降之夢乎。然則其妄誕不足信可知也。武帝之季也。患害迭發。封疆日蹙。江淮以南鞠爲茂草。人民流離不奔於魏。則走於齊。不走於齊。則奔於周。武帝狼狽不知所爲。遽自說夢曰。牧守來降。蓋欲欺之以繫百萬日離之心也。然百萬離心。竟不可繫。而臺城之難。忽焉迫咫尺。所謂言未絕喙。而人已掩其後者。非耶。抑武帝天下之主也。將棄其欺。而竟無總攬之之

術乎武帝果沈毅雄斷處心皎然如日月耶則不言而人信之不諭而人服之不假一夢而牧守之來降可唾手而致也武帝不知出於此而徒說夢欲以鎮之甚矣哉其無術也武帝歛起于襄陽以制一時之勢其真才實力以得之非說夢以得之也及其衰也其真實者已索矣乃不得不假乎夢悲夫

○讀朱海徵傳

齊州靈淑之氣天奪之耶何明季之無人也曰有之朱成功是也何為其然曰夫成功之精忠偉略雄峙明季者以我平戶妓產之也抑我邦神靈之會度越萬國平妓雖賤亦我神國中之一人耳宜其所生精忠雄節爭光日月英謀偉略出入神鬼醜虜外狄皆知其不可當也而曲學阿世之徒或認其沈魯監國

於海中奚其妄也蓋賣國姦臣媚世懦夫攫美官褒顯職甘心於辦髮臃腫之俗者使精忠雄節如成功者蒙無實之誣耳甚矣哉其無忌憚也夫朱明至隆武永曆之代其危如一毛懸九鼎孽閹老奸內攻奧盜闖賊外侵加以勃然歛起之愛親覺羅氏二京十三省變為豺狼蛇蝎之巢穴舉九州之大億兆之衆不降流賊則歸滿韃不歸滿韃則為孽閹老奸之鷹犬方是之時提朱明就盡之殘卒當勃然歛起之愛親覺羅氏所恃以勝之者獨有奉魯王之赤心以收拾崩山決河之人心而已矣乃棄其可以收而收其不可以收庸人尙不為而謂成功為之耶康熙帝嘗曰朱成功明室遺臣吾待之如田橫故事帝之於成功其仇也乃能稱之如此而阿世之徒曉曉多言誠何心哉嗚

呼成功稟我神國一點靈淑之氣。猶能得精忠偉略雄峙明季。使夫愛親覺羅氏不能食下咽矣。設使當其乞援兵於我邦之時。遣如加藤小早川二將者提精騎數十萬同心戮力以振其全鋒乎。則齊州之北面於我者。惡知不在朝鮮琉球藩臣之列。吾豈無癢視於是哉。

○紙鳶說

紙鳶非鳶也。而及依人手。乘諸順風也。隨而颺。隨而高。翰飛戾天。震雄聲於雲間。方此時真鳶亦不能過之也。逆風忽起。則細線中斷。骨折肉飛。傾覆流離而下。或落于泥沙。或困于葛藟。于艱脆。忽而雲霄。忽而糞土。其不可測者如此。夫順逆無定者。天上之風也。因其無定之風。為其身之安危。為紙鳶不亦難乎。蓋

依人而成事者。不得不因人敗矣。待物而得勢者。不得不因物失矣。今夫紙鳶身不能自飛。待風以飛。身不能自騰。依人以騰。一上一下。一安一危。莫非待風依人也。甚矣其與權相相肖也。夫權相之登顯職。致身於青雲。高牙大纛。叱咤風生者。是順風之紙鳶也。一旦鼎折覆餗。刑劓繼之者。是逆風之紙鳶也。何其終始懸絕。一至於斯乎。抑彼之所依者皆人也。亦不得不因人失也。彼之所待者皆物也。亦不得不因物敗也。是必然之勢。奚足恠焉。不見彼真鳶乎。雄姿橫發。自得於冥冥。勢不可則卑飛。歛翼。翱翔於林木之間。一上一下。唯意是從。豈如彼紙鳶之依人待風者然哉。不見彼真人乎。不依人。不待物。高而不忘卑。卑而不忘高。達則伸。沖天之志。一舉清四海。不達則翛然歛迹。優

游於環堵。樂以忘憂。一屈一伸。唯意是從。豈如權相之依人待物者。然哉。嗚呼。余觀真人之不異於真鳶。而有以益信權相之不異於紙鳶矣。紙鳶玩器也。一敗而可複製也。一敗而不可複製者。可不畏歟。

○猫說

猫之捕鼠也。與生俱生者。生而墮地。則有捕鼠之能。鼠之畏猫也。亦與生俱生者。生而墮地。則知畏猫。猫之捕鼠。與鼠之畏猫。一焉耳。是故猫之捕鼠也。無足稱者。所貴乎猫者。在不與鼠相抗也。余家多鼠。利昏伺睡。旁睨側出。猖獗陸梁。無所不至。余患其暴。因乞得一猫。魁然如虎。爪牙如戟。旬而誅一鼠。月而誅一鼠。誅一懲百。無復鼠之患矣。或曰。子之猫雄則雄矣。何其捕鼠

之少也。曰。天地之間。物各有強弱。弱之肉強之食也。猫而悉誅鼠耶。鼠未可悉誅。而猫已將罹禍。况千百鼠而當一猫。豈有不敵之理哉。而彼猶以為不能敵者。特畏其威而已矣。若捕之多。則其威損。損則抗。猫而與鼠抗。豈在其為猫哉。然則其捕鼠少者。乃其所以自逞其威也。今夫人為一縣之令。一官之長。則自高大。假威弄權。操下如束濕薪。唯其訶責之不至。是懼於是乎。為下者。睜睜相讒。側目而疾視之。嗚呼。鼠窮則咬猫。今民窮矣。烏知其不反噬。令長也。必也能以猫之心為心者。可以為令為長矣。

○題南嶺後赤壁圖

謂之蘭亭耶。有月矣。謂之楓橋耶。有鶴矣。有月有鶴。有風流聲。

太守山欲鳴而谷欲應。斷岸千尺。生于咫尺。不是後赤壁圖乎。夫畫精矣。然畫史之所徵者。太守之賦也。徵于其賦。而不睹其遊。無乃妄意爲之乎。曰。觀彼鶴耶。其翼可以行萬里矣。其壽可以保千年矣。於千年前。戛然掠太守舟。於千年後。不擇萬里之遠。而翩躚橫我屋者。唯有鶴存焉。雖然。鶴之爲數極多矣。縱使其鶴存。孰辨其爲太守之鶴也。鶴而不可辨。何以徵太守之遊也。余熟視於此畫者久之。有知其所以徵焉。嗚呼。地殊人沒。物換星移。亘古今。極遠近而不變者。月也。照赤壁。照太守者。卽照吾地。照吾顏之月也。其可徵者。莫過于月也。故畫史必徵于月。而畫之。月亦有光於此畫矣。世若不信之。則舉此畫與此文。以問之天上之月。

○陳雲漳墓誌銘

皇國文政丙戌春。清船漂到我遠江榛原郡。余奉官諭護送到長崎。船中客凡一百十有六人。而其風調洒脫可喜者。雲漳陳君一人。嚮本船之漂到也。風怒浪躍。性命殆在呼吸。衆舉棹栗。君獨立舷上。望富岳於雲表。曰。茲行吾獲見東海名山。死亦無憾也。余心竊謂。死生亦大矣。渠務爲大耳。其中未必然也。施船到紀伊。君罹疾不起。方絕之際。命推船窗。矚目曰。美哉海山。吾觀之而斃。則勿有悔焉耳。余始信向者之非僞言也。君諱某。字某。雲漳其號。遠祖諱定生。明季以達士聞。忤姦臣阮大鍼。削官世系缺焉。父諱順。爲閩縣令。有治聲。君性豪爽。喜聲伎。耽勝槩。少遊蘇福之地。遂上龍虎山飛猿岑。垂橐而歸。歸則家道窘罄。

不能自存。會浙江劉景筠。赴我崎港。幹辦銅金。君為副總管。齎
 玳瑁珊瑚象牙大小呢諸貨。將來貿易。屬海颶作。投貨於水者
 凡十有餘件。路中惡風。一蹶以終。實其道光六年三月二十一
 日也。葬於大日本紀伊二木浦海福山最明寺。享年四十三。君
 儀狀清挺。風骨珊珊然。脩幹岑立。髮垂抵地。望而見其酒脫。復出
 於尋常。夫貨者人之所好也。失而不恨。生者人之所欲也。死而
 勿悔。蓋有足以易之者矣。嗚呼如斯之人。而余表之。亦所以表
 國家柔遠之意也。娶戴氏。生一男一女。男發祥。女未字。銘曰。
 日出之邦。南紀之地。浦有和歌。瀑有那智。厥水厥山。秀且美矣。
 魂而安耶。何問海內外。
 今世名家文鈔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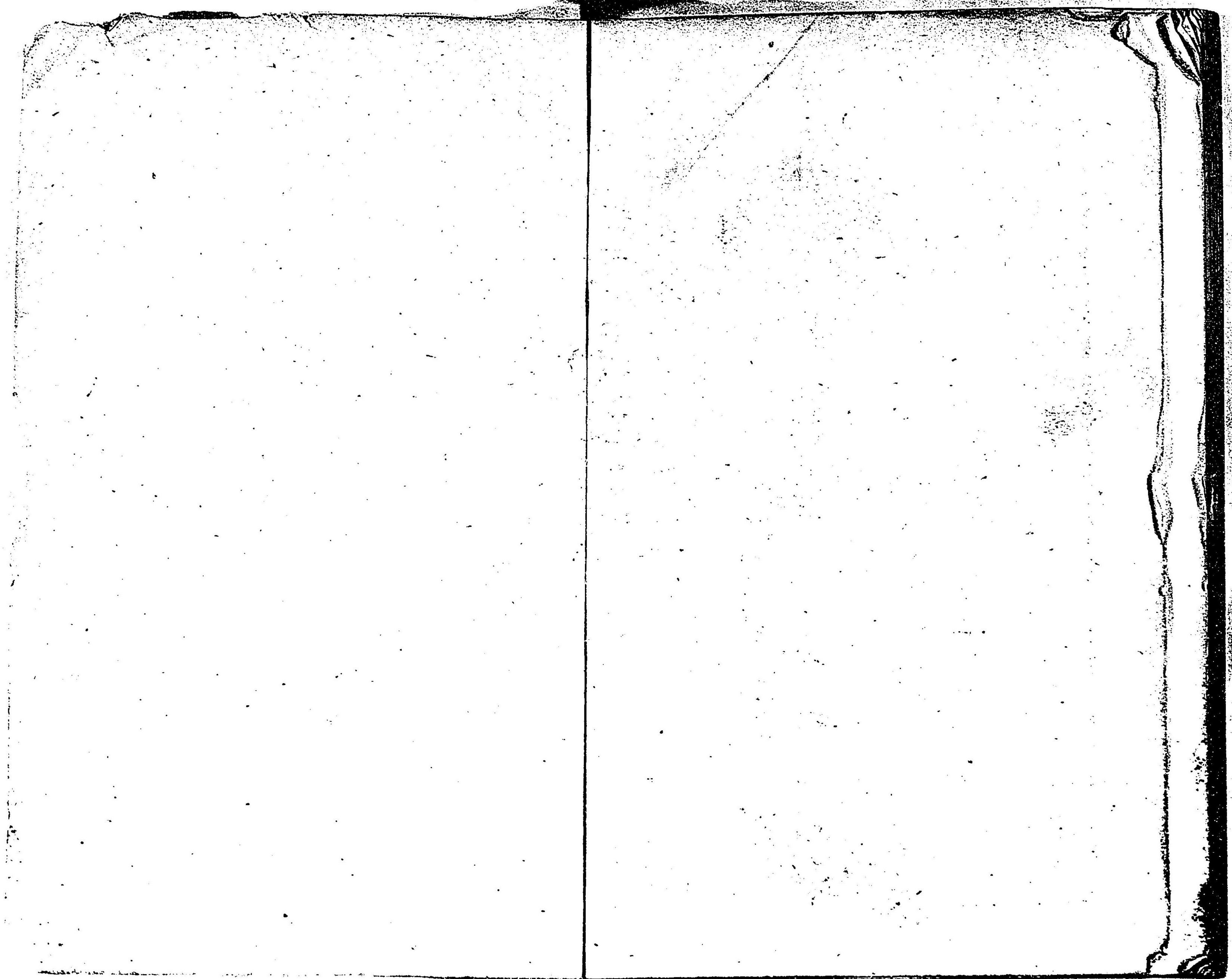
明治三十年八月十日印刷
 明治三十年八月十五日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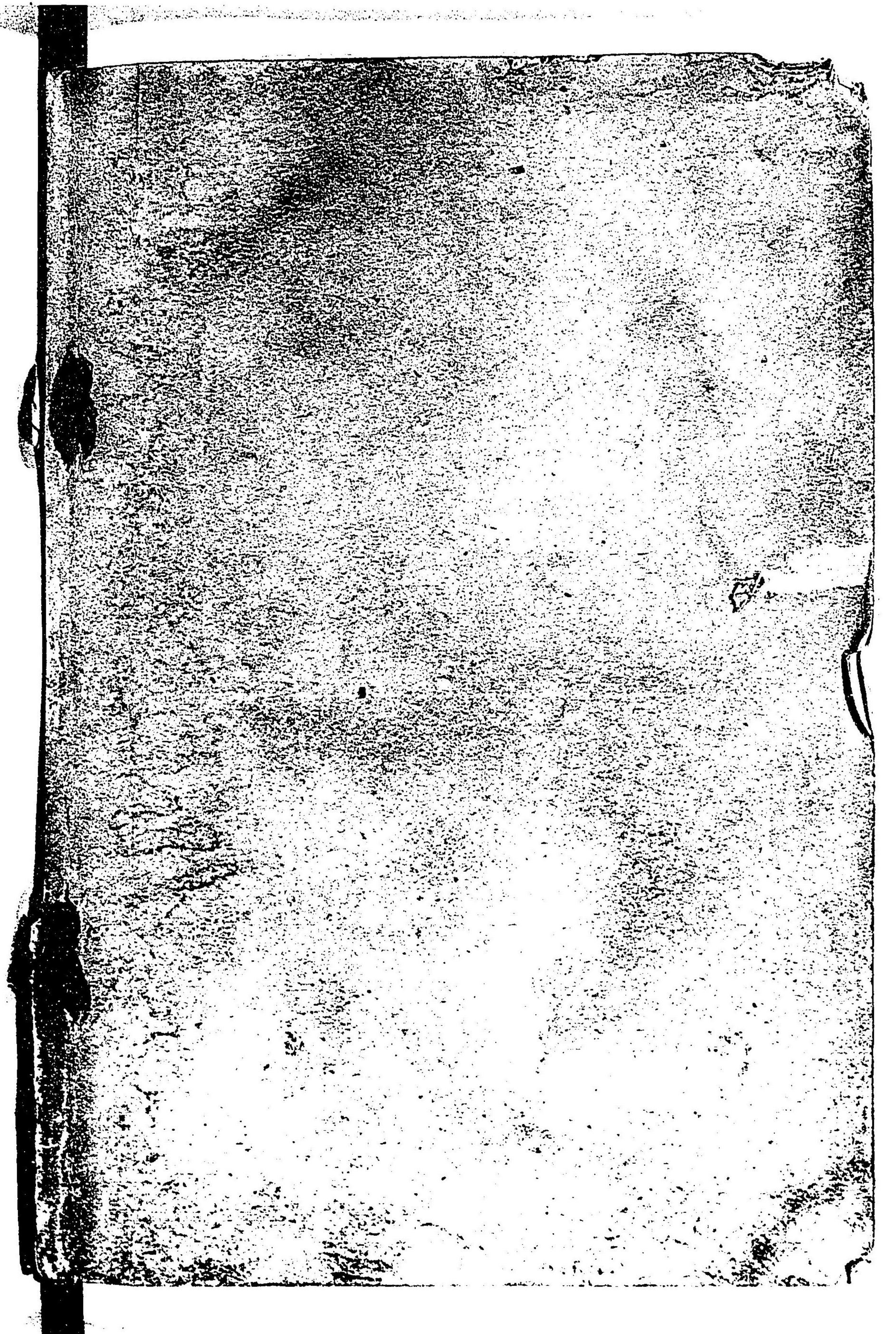
大阪市東區安土町四丁目

發行者 寺井與三郎

大阪市西區阿波座壹番町六十番屋敷
 大阪製本印刷株式會社

印刷者 矢野松之助





098708-000-9

特22-49

今世名家文鈔(校正)

月性/編

M30

DBV-0730

